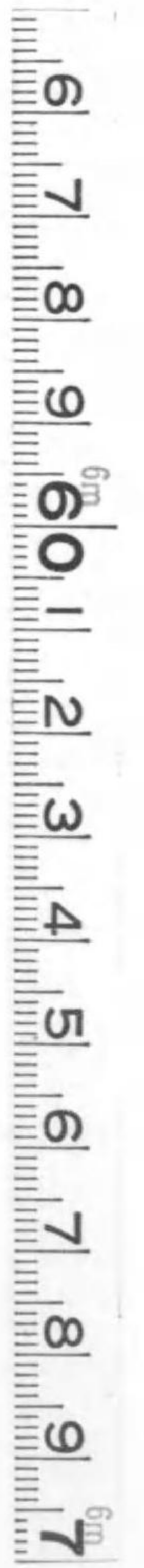


349
143



始



南豐文集

大正
2. 9. 5
丙交

詞尚撰
茂意存

忠厚

明治甲子年冬十月
杉原題

南豐文集序

元田南豐先生。世爲杵築藩儒官。博覽強記。最邃經學。善屬詩文。少有濟世志。方德川氏失政。慨然與諸藩豪傑並起。唱尊攘之大義。坐薪嘗膽。奔走四方者有年。及王政復古。累遷顯官。爲天下志士所敬重矣。恨其以剛直不苟合。故不得久在職也。余聞先生大名久矣。但爲東西阻千里。不得一拜趨。常以爲憾焉。癸卯秋。余偶因事往東京。從友人原口博士。游相州片瀨。叩古香秋月公之門。會先生避暑。來寓于此。與古香公。及原口博士。爲翰墨之游。會禰藏相別業。與秋月家。隔路相對。藏相亦與焉。余從游數日。初得侍先生。親請教。以遂平生之望也。先是數年。先生不幸失明。自稱盲史。其探韻賦詩。譬如響應聲。咄嗟而成。至若其嘗所作詩文數十篇。盡存之腹稿。隨時示人。無遺一字。其後余逍遙片瀨者數次。侍先生及古香公。受益者不尠小也。此歲十月十七日。古香公遽然捐館。余亦尋歸。明年

甲辰春。余再上京。古香公既沒。片瀨之勝事。不可復尋。幸以先生儼在東
京。紀尾井阪林莊。與原口博士。時時登門。得以繼其餘韻也。先生深愛客。
每余造先生之門。自延見其室。下榻煮茶。吟詠之餘。從容說聖賢之道。汎
涉諸子百家之書。談論竟日。如不知倦者然。先生雖屏蹤林莊。委身吟詠。
而話偶及內政外交之事。則丁寧反覆。叩案切論其得失。令聽者感動矣。
非有至誠過人者。焉能如此乎。余惜先生抱有爲之才。而不幸不能展驥
足。不忍併其詞藻。以埋沒之。先歸一日。謁先生。請得舊稿以梓之。不許。強
請提携而歸。爾來俗事纏綿。加之疾病相因。不能從事編輯。徒過光陰者
數年。至今茲己酉初春。纔能卒業。就全稿十數卷中。鈔錄五百三十餘篇。
餘讓後編。此書也。固雖不足盡先生。庶幾千載之後。可得觀其志矣。是所
以余不自省菲才。而有斯輯也。略叙其事由。以爲序。

明治四十二年九月

門人肥前 村里 貞 範謹識

緒言

一余淺學菲才。素不嫻文辭。而中年志在世務。所爲詩文。率不留稿。筐中
僅存少壯時及老後之作而已。村里龍淵一見。以爲可傳世。請編纂而
刊之。余意躊躇。但恐陳言蕪辭。不過覆醬瓿耳。
一篇中係少壯之作者。往往言多詭激。而意不免疎謬。甚則稱英佛爲夷
狄。立論屬俗儒舊套。自今日視之。殆似他人所撰。然在當時則實爲天
下之通言。使覽者由此以推考時勢之變。亦一奇也。故今存而不削。
一老後之作。以失明故。不能手寫。口授門生。使筆錄。恐有誤字脫文。覽者
幸以意迎之。

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元田直識於東京清溪寓居時年七十有六

南豐文集

目次

書 序 記 論 說 跋 碑 銘 學 範

通計 五十篇

書	七篇	一頁
序	十三篇	一七
記	四篇	三八
論	八篇	四三
說	七篇	五五
跋	六篇	六三
碑 銘	四篇	六七
學 範	一篇	七四

五言古詩	四十二首	七七
六言古詩	四首	八七
七言古詩	二十五首	八九
附雜體		
五言律	五十六首	一〇一
五言排律	四首	一一四
七言律	七十二首	一二五
七言排律	一首	一二九
五言絕句	三十五首	一三〇
七言絕句	百二十二首	一三四
通計	三百六十一首	
附錄		
帝道		一五五

南豐文集

書



上小笠原閣老書 文久癸亥作

東京 元田直溫卿著
門人肥前 村里貞 範編

外臣。杵築元田直。謹再拜。上書於小笠原公閣下。臣父曰元田彝。爲敝邑文學。日事佔畢。往歲得閣下所撰。問目一篇。讀之。掩卷嘆曰。今之王侯大人。率皆生長深宮之中。驕奢淫泆。是從。不復解當世之務。孰有聰明好學。用心政事。若唐津世子者哉。世子之學。進而不已。異日不獨善其國。必當兼善天下。臣亦誦其書。竊以爲然。後每與臣父言之。神未嘗不馳乎左右。

也。及去歲之秋。閣下登庸。入輔大政。令德茂勳。日聞四方。四方之民莫不欣慕。況於臣父子。素志所嚮。豈待言哉。是臣非故脩飾其辭。以阿於所好。又非敢自外其所事。而求聞達乎諸侯。特慶賢者得位。天下元元浴其澤耳。閣下其亦亮察焉。伏惟。今上皇帝。聖德天大。大將軍英武蓋世。閣下與二三豪傑大臣。先後而輔翼之。更法制。撫諸侯。擢俊乂。開言路。實爲數百年來未曾有之盛事。以臣觀之。國家中興之業。可指日而庶幾。但外夷猖獗。勢欲入寇。方今之患。唯是之爲急。竊異向者攘夷之令。徧布天下。然而四境兵備。于今未完。戰艦尙少。城堡仍舊。器械亦不盡精巧。夫本邦之在五大洲。不過一孤島耳。舉邦內之甲。而與衆夷相抗。自非富強充實。武備完周。恐不可以取勝。若一旦黠虜。俟我無備。猛砲毒火。所在焚掠都邑。不識何以待之。萬一防禦失宜。百萬生靈。徒爲灰燼。豈不痛哉。於是乎。夷狄益驕。士疲戰鬪。盜賊並起。飢饉因之。天下之禍。未知所底也。臣父慨然于是。乃作攘夷私論。以言當世要務之三策。其他如復金幣。省冗費。懲姦宄。

抑末業之類。亦皆莫不論辨。臣之不肖。頗與聞其說。然不敢告之人。以其無足告者也。臣父今年六十有四。衰憊日加。竊欲獻三策於當路大君子。以裨補國家萬分之一。其路末由。徒懷杞憂。寤寐大息。間寄書一老儒。龜道其意。未報。今者臣來浪華。學火術。咫尺尊館。區區之心。不能裁抑。是以自忘唐突。取攘夷私論。謹進之左右。伏願。閣下枉降廟堂之尊。哀臣微志。而不錄其罪。辱賜觀覽。若以清燕之間。召臣入見。使得從容畢其說于前。則是臣父之素願。遂而臣之大幸。死且不朽。非所敢望。敢布腹心。若夫三策之是非得失。唯在閣下折衷之耳。干瀆尊嚴。不勝屏營之至。臣直頓首再拜。

五月二十七日

呈宥陰鹽谷先生書

元治元年作

元田直再拜謹白。宥陰鹽谷先生侍史。直不敏。幼服庭教。得聞長者餘論。

竊慨經義之失傳。聖人之道未明乎天下。而後世學術日就衰替也。乃妄自激昂。欲闡明經術。圖不朽於立言。是以謝交游。省人事。專力諷誦者有年矣。恨以才質魯鈍。聞一而忘二。半生之學。終無所成。每念先輩率弱冠成家。未嘗不赧然以自羞。憫然以自傷也。夫子有言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今也直三十有一矣。以前日之所得。而卜後年之所至。恐專蒙之資。竟不可發也。則是直學而未學。思而未思。尙何望闡明經術。圖不朽於立言哉。嘗奮然欲負笈遠從天下大師。而受業。庶乎其有益矣。又以家貧親老。而不可得。如何如何。方今先生主盟文壇。奔走四海。直之相欽慕焉。豈有窮已哉。去歲東行。得一拜玉貌。亦唯立談草草。未盡所懷。至今爲憾。然直之歸鄉。遇人輒告以見先生。聞者莫不以爲榮。亦先生之賜也。直業已不得再遊親請益。而心不敢忘先生。竊願比弟子列。以奉明訓千里外也。蓋先生故不棄家父。屢辱知問。則意未必拒直也。今直卒然欲敢有質於左右。願先生勿怪焉。直聞立言之道。雖原于經術。然必資

諸文章。故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文章亦難矣哉。直欲從事於是。而未得其方。僅作一篇論序。非用數日力。則不能。而又極拙惡。曾不能道其意之什一。豈操觚之業在天稟乎。或積學精思之所能致乎。抑別有捷徑乎。苟有捷徑。則其術果爲如何。昔者韓昌黎之學文也。專治古書。目不下漢氏。蓋物徂徠亦然。但護園之徒。主李王古文辭。恐不得爲秦漢正體。近世諸家。乃以宋文一變正享之風。可謂勤矣。然而冗長委靡。所謂注疏以爲文者。皆是也。甚至猥鄙之習。流爲小說。不亦左乎。有一史學家。自稱法太史公。觀其所作。殊不類史記。和習錯出。不免貽笑識者。豈天才之所局。不能移耶。將徒慕其名。而不取其實也。或曰。秦漢太高。而不可及。不如主唐宋。以泝秦漢。或曰。唐宋亦難學。不如取歸震川以下。或曰。先入爲主。不如初師秦漢之爲愈也。凡是諸說。想先生必有折中焉。幸舉且夕。所以教門人小子之餘。而賜諸直。直之至願也。直也憤悱已甚。唯先生垂仁。有以啓發之。千瀆尊嚴。多罪多罪。春和伏冀爲道自重。不次。

上伊藤公書

明治十七年作

自德川氏爲綠眼人所劫。而結城下盟。至今國權未復。國辱未雪。外之強敵虎視眈眈。內之頑民未盡服新政。天步亦艱難哉。君臣上下。正當嘗膽枕戈。夙夜黽勉。以思光復祖宗之舊烈。豈可文恬武熙。相率耽於宴樂。以偷一日之安哉。況近年財政失宜。四民漸陷困弊。逋欠破產者日相繼。怨聲滿巷。而未聞哀恤之令。風俗壞亂。暴民乘之。海內恟恟。將有土崩瓦解之禍。而廟堂之上。恬不之省。方且議勳頒爵以相貴。譬猶燕之巢幕。嗚呼。豈不殆哉。傳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路諸公。縱不自愛。將若帝室何。愚也區區之心。不忍袖手傍觀。謹陳贅言於左右。亦唯野人獻芹之誠耳。願閣下少留意焉。愚以爲天下之弊。蓋所由來遠矣。今欲一掃病源。大圖更張。不可不行非常之英斷。其策如左。

第一。收民心。其目六

一、降哀痛詔。

二、大臣以下乞辭職。或許或不許。

三、博徵海內遺賢有名之士。咨詢國事。

四、行大赦。但謀殺盜賊詐欺罪。不在此限。

五、減本年祖稅之半。

六、定以明年十月。開假國會。

第二。崇節儉。其目六

一、減女官。

二、省御膳及服御物。

三、燒奢麗物品於皇城外。

四、罷建築。

五、減皇族百官俸給及旅費。

六、廢元老院以下不急之官。

第三。革稅法。其目三

- 一、減地租。爲地價百分之一。
- 二、課普通洋品商店重稅。
- 三、凡美術製造品。輸出海外。無稅。鬻之國內。則課重稅。

第四。變兵制。其目五

- 一、停徵兵令十年。權行募兵法。
- 二、各鎮臺酌用屯田之制。
- 三、訓練學校生徒。爲豫備軍。
- 四、祿士族爲禁軍。兼任警備事。隸屬近衛府。
- 五、嚴軍律。而厚待遇。

第五。修學政。其目四

- 一、普通教育廢漢字。專用國字。
- 二、務施實着有用之教。

三、廢中學校。盡爲專門科。

四、令生徒兼講武藝。磨礪以節義。約束以兵法。

第六。行黜陟。其目四

- 一、舉忠良。
- 二、任能吏。
- 三、擇骨鯁臣。侍左右。輔聖德。
- 四、貶黜辨佞輕薄之人。

以上並爲救時之急務。至所以維持國脉。而保久安。又有下四件。

第七。正風俗。其目五

- 一、行養老禮於學校。
- 二、厚賞孝悌力田及異能之人。
- 三、官吏不得以妓爲妻妾。
- 四、復和姦律及僧尼破戒律。

五、嚴禁稗史小說。演劇院本。新聞紙類。載猥褻事項。犯者處刑。
第八。處宗教。其目三

一、公然下令許信教之自由。

二、拔擢神儒佛耶蘇教碩學各一人。爲國師。以時進講經義。兼管理全國教徒。

三、嚴禁各教徒相爭軋。犯者處刑。

第九。置帝室不動產。其目三

一、除現今官有地。宜屬公有者外。舉爲帝室之有。

二、士民因負債被訴。以所有地附公賣者。官爲增其價買之。以歸帝室。

三、每年帝室費殘金。及山林原野收入。皆以換不動產。

第十。加盟萬國聯合會。其目三

一、置萬國聯合事務局。設吏員。管其事務。

二、局中置萬國公法專門科。

三、吏員以學士及有名之人爲之。使巡遊萬國。視察形勢。廣與天下豪傑交結。

凡此十件。皆唯鋪叙概略。未暇細說。而大意自可見。以閣下之聰明。而斟酌之。裁其過。補其不及。以謀之於大相國公。有所進奏。翼贊宸斷。則豈唯帝室尊榮。蒼生蘇息。將見大輝威武於海外之盛。實國家萬世之福也。小人愚狂。不顧忌諱。文亦粗暴。唯閣下幸恕而嘉納之。

與佐伯洲書

晚年作

盲直啓。昨爲陰曆除日。而苦無事。書生不至。訪友亦不可。則命策散步。錦江之南。過淨願寺。詣寶西祠。徜徉田野間。遂遊御堂。流覽江山之勝。會快晴。天氣暄和。風景殆不可狀。蹊蹠松下。吟咏移時。成詩數篇而去。實爲五十年一奇遊。但憾無友與酒。而病眼不能望遠耳。還浴於錦江園。以紓脚勞。晡時歸寓將酌。而使人來致美酒。署曰菊正宗。驚喜如得卞璧。溫而飲

之。酩酊就枕。甲夜夢覺。深感故人之厚情。思賦詩以酬謝。枕上凝神得句數十。以成篇。則鷄聲報四更矣。早起揮毫。倉卒淨寫。以博一粲。顧盲者不得檢韻書。徒取材於胸臆。無復奇字警句。足以動人者。亮可愧已。然至述實況。則自謂略盡。唯冀仁兄幸指摘疵瑕。而修正之。草々不備。

與河野伊勢太書 同

獲書。知卿在東之日。罹脚疾。西歸漸愈。近日就業。可喜可喜。豚兒謬中副議長之撰。實爲意外大幸。然政海風雲日變。恐不能保久也。吾盲益劇。殆不辨咫尺。唯有一門生。能任讀寫之勞。得以僅慰朝夕。今也。以事辭去。不能強留。而求代者。又不易得。吾甚窮矣。卿若有再東之意。盍來爲吾讀寫。而又助吾著述。上下議論。以弘斯道於天下。使吾藉以樂餘年。而卿亦不爲無所得。果如此。吾當虛室以待卿。麤食菜羹。與卿共之。不知卿意如何。但願熟慮以有所決也。天倍冷。唯希爲道保愛。不宣。

再與河野伊勢太書 同

前書所言。有未盡事情者。今更詳之。尙書爲吾家學所重。前人發明甚多。而秘於家。未示之人。卿若來。則當相與講習。以公諸世。吾又獨力無以開塾。得與卿協謀。設塾授徒。則大好。卿若欲就教職。東京固多公私學校。教職出入無常。卿寓吾所。徐待知己之聘。斯可。萬一不獲志於教職。則轉爲新聞記者。更佳。蓋新聞紙之爲業。論公事。諭衆頑。補益世道人心不少。而俸給待遇。亦優於教職。士君子所喜而從事焉。不知卿有意否。此外些少利害。須待面話而明。不復縷縷也。唯卿有以裁之。

擬上書一篇 明治十八年作

臣某等昧死再拜言。仄聞政府。議將大治兵備。以圖揚國威於天下。臣等竊雀躍以謂。方今明良相遇。謀臣如林。若治兵之方。固可指日而定。非臣

一四
等所敢與知也。至於用兵之方。則臣等素有持論。不敢不試陳諸闕下。以裨廟謨之萬一。亦唯猷芹之誠而已。伏願朝廷察其微衷。而勿尤其越俎之罪。幸甚。蓋天下之物。莫不各具利害。故物之有大利者。其害亦必大。而至於利害之極大。有以關邦國之安危存亡。則唯兵爲然也。夫兵者一而已矣。用之利。則國安而民慶。用之不利。則國危而民困。從事於兵。而不審利害之計者。未可謂之智也。今夫天下人文漸進。政俗大化。列國相與通使和好。貿易以敦民業。非復前日吞噬是競之比。是歐洲之所以有萬國公法歟。然所謂公法者。能行於小弱。而不能行於強大。故雖同盟國。尙或因毛髮違言。而遽興問罪之師。不免乎濫爭浪戰。殺戮無辜。以愈一時之快。是誠仁人君子之深所哀。而高明達識之士大所耻也。雖然人之並立於世。固不能無爭。況於兩國之間乎。人之爭。則有審院。以決曲直。國之爭。則無所取決。勢不得不以兵從之。夫旣爭曲直以兵。而不以理。則強者雖曲。亦獲必勝。而弱者反之。雖有隣邦素相厚者。亦咸執局外中立。坐視直

者之斃。而不肯相救。嗚呼。是入之道乎哉。客歲法之侵略安南。清人助安南。於是乎有福建台灣之役。天下傍觀兩國勝敗。不異於角觝戲。談笑而道之。不復問其理之曲直。誰謂文明世界。有此陋習乎。至若韓人加無禮於我公使。天子赫然震怒。遣使責韓。韓王恐悚。出償謝罪。雖由曲之在韓。抑亦韓弱小故也。假使韓大比我。未必肯引過。我則不可不迫之以兵。清若援韓。則我又不可不與清戰。雖我之兵精將勇。而以寡敵衆。未可保百戰百勝。不幸一有蹉跌。兵連禍結。我之直。未有以伸。而使虎狼魯承我敝。生患於北邊。豈可不爲寒心哉。此之謂用兵之害。以臣等所見言之。當今之計。莫若聯合列國。確立條約。開設一大審院。以裁決彼我之爭訟。其或妄執非理。而不服審院之所裁決。則各國合兵征之。必服而後止。苟如此。直者恒勝。而兵之用始利。庶乎可以禁暴遏亂矣。夫所謂萬國統一。而銷兵器者。歐人已唱之於二百年前。然此說也。所以論後世人文極旺之運。而未可以行之於今日也。若夫審院之設。則經二三大國協議。今日可得

而行焉。特未有以發之耳。頃聞米國前大統領格蘭德公。臨終遺言。汲汲
審院事。意彼邦士大夫。必多持此說。又聞瑞西之嘗開平和會也。英獨學
士。往々贊成之。則天下之公論。可推知矣。臣等切願。政府亦以此爲國是。
而遣特使於米。相與議定其方案。而後謀之於清。以次及於英法獨澳等
諸大國。此策而行。則是古今未曾有之美事。自我先發之。使列國史記。大
書特筆。永歸榮於我。假令不行。亦不失天下之義舉。使後世可繼。不亦偉
乎。蓋天下之論。莫正於此。天下之計。莫便於此。而我之所以圖揚國威於
天下者。亦將於是乎在矣。孰與驅全國忠義之兵。濫戰於禽獸世界。直者
不必勝。而又有後患。伏望朝廷少留意焉。臣等幸遭遇維新之政。不諱之
朝。故自忘其微賤。不顧固陋。敢議國家大事。無任屏營汗戰之至。臣某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序

送山田生序

此以下四篇文久癸亥以前作

醫者。士君子之事。而上古聖哲所創。中世其道衰微。至巫醫並稱。非其真
也。今之所謂士君子者。或以文仕。或以武仕。或以醫仕。或以書數技藝仕。
其事雖異。而竭心力。以供國用則同。一自士道之不振也。偷惰成風。唯利
是視。忠孝之節日廢。讒諛之行月長。其爲醫者。大抵不以士君子自居。或
出入後庭。廁列弄臣。聳肩而笑。若俳優侏儒然。甚至竊學俗舞於其妻。以
佐公宴之歡。豈復知有廉耻哉。試問以其醫術。則茫乎未能通方論。昧于
疾病轉變之理。惑於藥石性功之辨。徒欲借刀圭以致貲產。妄意投劑。謬
治非眇。宜民之多夭也。不亦悲乎。夫醫仁術也。所以起廢生死。躋斯民於

壽域。其爲功至大。可謂參造化輔天工矣。西洋諸國。極重醫術。真有以也。雖然醫之道。豈止乎此哉。吾聞古之上醫醫國。其次乃醫人。若以忠言比良藥。可見已。嗚呼國之或不能無病也。上醫其可少耶。吾友山田君濟民。以醫仕者也。沈毅尙節概。讀書擊劍。有烈士之風。厥父龍軒翁。蓋上醫之徒也。名顯於士君子間。濟民能不墜家聲者歟。今也不遠千里。將東學醫於江戶。其志亦壯矣。不識濟民所學者。專在醫人之術耶。將兼有所學。欲以醫國也。吾將俟其歸日。而決之。

送倉垣生序

兵豈易言哉。國之存亡。民之死生。繫焉。不可不慎也。世之談兵者。徒習隊伍之制。與坐作進退之節。以爲兵如此而止。未嘗考究韜略。涉獵書史。敷求古今戰法。而折中焉。以制形勢之宜。盡奇正之變也。嗚呼。以是操練。猶之可也。欲以臨戰決勝。其不爲趙括者幾希矣。吾聞古良將則不然。博學

以稽之。忠信以體之。智略以謀之。勇武以行之。果毅以斷之。故其運籌如神。戰勝攻取。功名遠垂於竹帛。是豈席上空談。以知兵自許。揮麾若演劇。擊鼓類兒戲者。所能及哉。論者謂今之兵學。乏實用。爲是故也。近乃有奉西洋兵法者。云是實驗之學。欲驅一世而易之。其說盛行乎世。吾嘗得其一二譯書讀之。其文率艱澁難解。說亦有前後矛盾者。余竊疑其人徒從事譯述。未能盡通其義。况能用兵決戰乎。然則其與徒習隊伍之制。坐作進退之節。以爲兵如此而止者。奚以遠也。且夫西洋之說。雖出於實驗。其法太煩。或不免于拘泥。夫兵者機也。戰者氣也。勇怯以形異。強弱以勢變。豈若奕者瞑目對局。巧思精算。以收勝于數十下後哉。況我邦之與西洋。國體既異。地理人情亦不同。而乃欲盡舍我故。以倣西洋。烏能無學步邯鄲之陋哉。世若有豪傑之士。必也按和漢之舊制。參西洋之新說。考其長短得失。務使可施諸今。庶足以臨事不致狼狽也。吾藩倉垣君。好讀書史。慷慨有奇節。今者奉命。將遊江戶。講國學。及西洋兵法。請余一言。余於國

學。未能有以言也。乃作兵論。以質之。君其以爲如何。若夫守正道。而排邪妄之說。主忠義。而遠佞媚之行。節嗜慾。而防疾病之災。慎口語。而戒不測之禍。則是固載在書史中。而君之所熟也。豈待吾言哉。豈待吾言哉。

送村上子常歸中津序

大凡物不精。則無以盡其用。五穀之甘也。苟爲不精。食或傷人。麻絲之美也。苟爲不精。不能成輕煖。人之於技藝也亦然。射而不精。則不能中微洞。堅也。御而不精。則不能調駟馬致千里也。醫而不精。乎因症脈候之說。則不可以治病起死矣。不精乎藥石性功之辨。則不可以處方配劑矣。其於學術也亦然。終年佔畢。不察大義所在。昧於父子君臣之訓。與脩身治國之道者。是治經之不精也。盡日操觚。不能開達事理。鋪叙道德。以昭著之於天下後世者。是屬文之不精也。吾聞之。良工之製器也。必期于精。器愈精而用愈利。君子之爲學也。亦必期于精。學愈精而道愈明。由是言之。精

也者。物之極。而道之所以明也。精乎惟精。精之義大矣哉。中津藩村上子常。家世以醫顯。子常兼治經義。被服儒者。蓋亦豪傑之士也。其大人少時。遊於日出事帆足先生。與我家君相識也。故使子常來從家君。受帆足先生窮理說。子常天才既高。講讀甚速。窮理通及談天諸書。踰月而畢。因又讀書數百卷。著詩文各數十篇。可謂勤矣。自同塾生極刻苦執業者。皆遠不能及也。或曰子常速則速矣。得無失于僇耶。余應之曰。不然。傳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僇入精。固學之方也。不然。以子常之賢。豈獨如此而止哉。今者子常將辭歸。徵言於余。余不敏。特以通家之交。義不可辭也。於是乎言。

賀人爲大監察序

進行其義。退不避罪。直言讜議。竭忠於其所事者。斯非士君子之所守歟。雖然。時有泰否。人有奇偶。不在其位。則不議其政。古之訓也。縱使賢如子

產。忠如叔向。直如史魚。苟廢黜而不用。何以得効其力耶。故曰。賢愚性也。窮達命也。今某君之拜大監察也。其必可以有爲矣。蓋大監察之職。司府署而明分職。察儀式而審憲禁。凡官之修廢。人之忠姦。與夫事之得失利害。咸得以聞。其爲職可謂要矣。方今明主在上。賢良彙進。百事俱舉。是誠智士立功。庸夫思奮之秋也。況君用德。選膺要職。義固不可默然而止。傳云。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大丈夫當可有爲之時。而立可有爲之地。身達而名顯。慶莫大焉。且君重厚寡言。弘深朴直。常與古道相依。則其不忝官也明矣。必也正色立於廷。羣有司望而畏之。邪慝不作。庶績益廣。吾藩其庶幾乎。是僕之所以致賀于君也。不然。僕雖無似。豈徒爲其秩之尊俸之厚。而汲汲進諛言乎哉。

羣芳集序 慶應初年作

吾園。不山不池。雜植草木。大小成林。四節榮衰。姿態萬狀。要在全趣於天

然爾。客來觀者。率排笑以爲荒穢可除。予則笑而不答也。凡園中之草。僅二十餘種。木則倍之。大抵尋常易得者。花美者爲山茶。購之大坂。深紅白班。堪久。家君尤愛焉。其次爲映山紅。爲桂。爲菊。爲鳳尾。以至櫻梨梅杏桃李青李屬。培養亦頗力。吁嗟。日月不居。志與時違。家君之所以優游樂以忘老者。唯有黃卷與白酒。及二三花卉而已。然則花卉亦爲供養之具。吾園不可無者也。癸亥之歲。直東遊不遂而歸家。竊慨然有欲紹開家君之業。以照明斯道於天下之志。於是乎。出服官講武。入事親視膳之外。省人事。謝交游。屏居閑室。一以著述爲己任。倦則逍遙園中。自遣於繁綠堆紅間。以爲常也。頃見山茶花盛開。焯約奪目。不覺悵然久之。深惜其抱絕世之美。而天下莫之知也。迺賦古風十篇。以廣其意。并及他品類。又得數十篇。獨愧摛辭之拙。無以榮耀其芳芬。然至若昔人愛物寄思之情。則或近焉。不識花卉亦能會此意乎否。遂纂錄以上家君。庶幾其有以助膝下一夕之歡矣。

楚辭摘義序

少年時作

二四

夫文章之巧。莫詩若。而解之之難。亦莫詩若也。楚辭者詩之變也。寔爲終古詞賦之祖。而其寄托高遠。復出人意料。如風雲變化。魚龍出沒。倏忽乎不知其所由。是以漢儒以下。能得其旨者鮮矣。王逸章句。號爲精確。亦惟旁羅博致。義過穿鑿。言傷支離。使作者之意。往往窘而不通。晦而不明。學者憾焉。至宋朱考亭。抱道德而不用於世。有感乎屈子之文也。更爲之集註。刪繁撮要。務在明其本旨。勝王註遠甚矣。惜至字句間。猶或襲舊說之謬。而天問之答。招魂之說。又尤屬臆度。若夫以九歌諸篇。皆爲忠愛之辭。一一求其義。則亦未免於拘泥也。頃者余讀楚辭。反覆玩味。頗覺有所得。隨而筆錄。積成三卷。題曰楚辭摘義。顧余之淺陋。所舉不過什三四。妄謬亦必多。冀大方君子。有以明教之矣。是爲序。

常山紀談序

同上

終年兀兀。讀書而作文。不求溫與飽者。豈非有志之士耶。蓋讀書所以明道。作文所以立言。道明而言立。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任職事。使四方馳聲天下。照映簡策。士之能事畢矣。世儒或能知讀書之爲學。而不能知作文之爲學。陋哉。文有二體。曰敘事。曰議論。相資而成。本邦學者。偏習于議論。而敘事闕如也。故其所爲。率多委靡冗長。華而不實。浮而不確。竟不與漢人相類。正坐于此耳。我豐帆足先生。教弟子。必先學敘事。家君亦然。先是。諸生常取武將感狀記譯之。顧其書疎謬居半。語多緣飾。往往不可得而譯。余則思有以易之。會得常山紀談讀之。辭簡而事核。絕無浮誇之弊。湯淺子所稱。一生精力半在是書者。固不誣也。遂與諸生謀。分部謄寫。爲二十五卷。以藏于家塾。余曰。自今而後。諸生當益務於斯業。著述之與誦習。相發而不怠。則學加富。文加工。而其所以明道立言者。皆將在于此。

二五

矣。諸生其可不勉耶。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則是豈可獨以責諸生而已哉。遂書此語。以自勉云爾。

日本魂序 明治初年作

日本魂。止於殉難死節之士耶。曰否。日本魂也者。天地之正氣。而上帝之所命。以維持我日本也。故勿論通人達士。得志當世者。即佃夫工女之微。筆門圭鬮之陋。亦有之。日本魂必待文辭而後存者耶。曰否。日本魂也者。至微至妙而藏乎密。至大至剛而塞乎天地。豈有所待於區區文字之末哉。雖然歲寒而後松柏著。世亂而後忠臣見。苟非蒙屯難。蹈白刃。百折而不撓。以發正大之氣於言語文章。則誰能知其爲日本魂。而傳之。是編者之所以特取於此也歟。吾讀藤田吉田諸老詩文。氣正而辭切。淋漓悲壯。凜若秋霜。至於其論古道明大義。歷歷照人顏色。雖古之立言者。莫以過焉。自非所謂日本魂。則奚能與於此。雖遇時之不可。吞恨而死。然其流風

餘烈。有以鼓動天下忠義之心。使相率翼贊皇業。克復樞原朝之舊。噫。嗟亦偉矣哉。余嘗曰。中興元勳。不在木戶大久保諸氏。而在藤田吉田諸老。其不然哉。然則日本魂之足以維持我日本也明矣。而編者之取以名斯集。蓋爲此爾。若夫世之陋儒。或專指鎖國守舊之說。爲日本魂。則亦編者之所不取也。

瓊浦舟游圖卷序 明治十五年作

自古山水之爲勝也。率皆以人而顯。峴山之於羊叔子。蘭亭之於王逸少。愚溪之於柳子厚。赤壁之於蘇東坡。可知已。至若我猿橋。非不奇也。不遇徠翁。則無以呈其奇。耶馬溪。非不邃也。不遇山陽外史。則無以發其邃。由是言之。山水亦有遭遇哉。長崎在肥之西陬。斗出於大太平洋中。萬國之所互市。實爲鎮西要港。顧其山秀而水深。怪奇明麗。變態萬狀。殆勝吳越之境。故清人來遊者。酷愛之。名以瓊浦。峨眉山。金龜。文筆峯之類。而邦人則

漠不省也。又未聞內外名家。有詩文以記之者。則其勝之不顯揚於天下。非偶然也。歲辛巳。余與菱田海鷗。並判事於長崎。因以得見縣官本多玄谷。及處士本田紫溟。田中萬谷之徒。相共結吟社。暇則提携徵逐。遨遊乎山紫水明中。蓋自公園唐寺螢亭嵐峽琴平西山伊良林。以至笠頭愛宕高野平白絲瀑東八景梅崎臨江亭。與夫稻佐浦上深堀等鄉。前後莫不入詩。以寫其四時之景。亦所以消客憂也。是歲陰曆孟秋望。浮舟於瓊浦。賞月也。海鷗以下皆會焉。幔艙以避風露。置茶一瓶酒兩樽。肴核稱之。時天且晚。烟浪千頃。四山縹渺如畫。衆意甚適。橫中流發棹歌。恍有汾河之想。忽觀明月出於峨眉之上。碧宇凝秋。金龍走水。水光山影。與舟相迎。若爭獻技娛客者。絕奇不可言。於是傳杯而飲。分韻賦詩。玉山且倒。琅琅之音。爭衝口發。萬谷從而筆之。須臾積爲數十篇。咸瑰琦可珍也。萬谷曰。自有我邑。未有斯游。山水亦可謂遇矣。余最後得明年聚散知何處。一片清愁帶月來之句。蓋樂之甚。而又悲其不可驟也。回舟周覽乎江中。重酌殘

樽。至深夜而還。居無幾。海鷗遷官廣嶋。遂如東京。玄谷告老而歸。耕小濱之野。紫溟則善病。加以從事於西海新聞。不能數相來往。吟社亦爲之寥落。及今秋八月。望前一日。余簡萬谷曰。賞月之游。可以繼乎。萬谷報曰。諾。於是僦舟命酒。邀紫溟與縣學教員。穎原吉家諸老。復浮於瓊浦。山水風月。不異去年。相與論文作辭章。呼快者數矣。但以海鷗等不在故。得詩不多。萬谷與余偶話及之。不能無悵然耳。余有烟水茫茫憶海鷗之句。記實況也。遂命舟師。尋昨游處。轉遶稻佐岸。至投身濱。弔烈婦之靈。徘徊久之而去。嗟呼余也老矣。其來長崎非我好也。況所作詩歌。概皆蕪穢。不足以酬瓊浦之勝。若乃海鷗之雋逸。玄谷之蒼老。紫溟之溫雅。萬谷之流暢。與穎原吉家諸老之渾樸崛奇。則於以彫琢其山水。繪繡其風月。而傳之天下後世。蓋裕如也。不識山靈海若。果喜奇遇乎否。萬谷作舟游圖卷。盡錄諸家之詩。且徵余文。余亦私自喜托名字於山水。乃不敢辭。而叙其顛末。

田中逸見遺稿序 同上

三〇

余與田中逸見。故不相知者也。余之來官於長崎。控訴廳。逸見先在焉。然以其異局分職。無由相親昵。不過因公事。而且揖而已。既而余與菱田海鷗。本田紫溟。田中萬谷等。約結吟社。引逸見。逸見乃辭不至。余於是乎。知其人耿介自守。不能與世相容也。居數月。有告余者曰。逸見之窮日久矣。會罹疾而歿。貧無以治喪。余乃與同僚。贖金以賻之。因問其所以窮。則曰。逸見負氣使酒。傲睨一世。與親戚絕交者有年。故室無妻子。囊無擔石之儲。重困頓以終其身。余頗傷其不幸。而心竊怪其自暴自棄。不近人情也。及葬。大風雨。余不能往會焉。間一歲。余以病謝事。起臥一室中。無聊甚。石田判事。使林生携其所輯逸見文一卷。來謁余曰。逸見之不獲志於時。吾子所知也。以微官客死他鄉。文辭亦將從而朽。林生以其同邑惜焉。欲刻以公諸世。願吾子校閱而序之。庶足以慰九泉。余受讀未畢。卷喟然歎曰。

嘻。有是哉。逸見之富於學。而老乎才也。蓋其壯時游上國。入昌平。夔。廣。與天下英俊交。是以志氣高邁。議論奇拔。文辭亦復可喜。固非今世耳食之徒所能及。有此抱負。宜其蔑富貴。輕性命。無復意於人世也。然則逸見之所以窮者。非自暴也。非不近人情也。所見大而所期遠也。逸見之不知余。固然。而余亦奚得知逸見哉。嗚呼。士之賢愚得失。未可以一事概論也。決矣。余有感於逸見之文。乃書數語於簡端。以還之。

撥亂紀略序

明治初年作

嗚呼。治亂盛衰之故。豈易言乎哉。其治也。有以治之。其亂也。有以亂之。非偶然也。昔我祖宗。正名分。叙倫理。以垂極於萬世。聖主賢相。無不敬纂而光述焉。道義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至治隆洽。遠駕周漢。國運之所以昌也。蒼生之所以寧也。降迄中葉。異端熾而名分晦。滯風行而倫理廢。上下相蒙。骨肉相擠。綱紀不振。而邪慝間作。馴致保元平治。壽永之亂。而大權竟

三一

歸乎武門矣。源賴朝上威劫至尊。下脅制六十州之民。殺戮親戚如敵讎。然其爲政一切武斷。唯力是視。不復問祖宗之舊章。北條氏繼之。暴戾甚焉。於是乎有承久之役。而國事不可道矣。當時士大夫。非放命虐民。則棄倫佞佛。蠻野之風無以過也。其稍解文字者。猶言天皇謀反。則其他可知已。故以元弘帝之聰明。與北畠四條新田楠諸公之忠賢材武。而不能制一尊氏。是豈主德將略之不如。政事之不及乎。特爲海內與亂。而衆寡弗敵故耳。自是之後。倫常益斁。子弑其父者有之。僕戕其主者有之。蓋道之否塞。俗之壞亂。至室町氏而極矣。織田右府豐臣關白。名雖奉戴天子。實不過假公義以濟其私。則士之輸忠所屬。而不識眞主者。猶依然也。德川氏承五霸之後。因其成而鑑其敗。內擁坂東之富。外封建宗黨於諸道。所以閑防皇家。而鉗制雄藩巨室者。無不曲當周密矣。其所稱爲名臣能史者。皆務撓天權。以張幕威。扼吭鳩毒。何所不至。嗚呼。承應之變。罪將歸誰。可謂無天道矣。蓋德川氏治績。固不爲少。然至其逆節。則未必遠在北條

足利之下。而世之俗儒曲學。往往造邪說以助凶焰。雖伊物諸子且不免。悲夫。獨滬義公。能拔乎流俗。崇正排邪。興明倫之教。首爲楠中將樹碑。足以發揮神州之正氣。其編皇史。以明名分扶綱常。議論無不正大。又得烈公而紹述之。藤田會澤氏而弘宣之。會霸政衰而有邊警。滬人慨然論時救世。言必依大義。由是士之讀書者。始知皇道之大。名分之不可輕。而全國學風遂一變矣。德川氏之末。互市初開。四境騷然。自公卿藩鎮。豪傑之士。咸以尊攘爲名。莫不賴滬以取重焉。幕吏深嫉之。悉誣以大逆。幽囚斬戮。前後以萬數。而竟不能禁云。夫朝廷不親政日久矣。非有恩澤降于民也。雖以先帝之聖。而垂拱九重。其將如之何。視諸承久之聽政院中。元弘之置記錄所。平決囚徒。則大有逕庭矣。而草莽之徒。慕天朝若父母。思竭死力以恢復之。慷慨激烈。言及幕府。罵不容口。至流離顛沛。棄妻子殺身而不悔。豈唯一時人情不欲開港之故乎。亦以文教明于世。而人憤名分之不正也。安政戊午以還。朝威日盛。而幕勢日衰。勤王之士。風起燦至。愈

三四
撲愈熾。爲櫻田。爲坂下。爲筑波。爲天川。爲天王山。爲銀山。爲防長之舉。而德川氏力屈矣。彼其有懿親良佐能更勇士。與內外名藩若紀越肥阿津彥會桑米庄姬垣者。爲之腹心爪牙。右支左吾。莫之能救。蓋亦理勢然也。大將軍慶喜烈公之子也。察氣運思大義。故不顧其私。不詢其衆。舉其累世所有之權柄。以復之於朝。而懇請解職。至忠至順。庶乎足以謝六百年來武臣之無狀矣。及其爲姦徒所誤也。知罪輸誠。不敢遂其亂略。要亦不忘乃考之訓焉耳。至薩長諸藩。則率聞滬之風而興起者。咸能闔族勤王。無命而趨事。有功而辭賞。亦能相率獻其累世所有之土地人民。以翼成中興鴻業。何其忠也。蓋振古以來所無。雖異邦人。亦傳誦咨嗟不已。可謂天下之美事矣。於戲。孰使之然耶。名分而已。倫理而已。而唱之千百年前者義公也。故論者謂復古之功。滬爲上。而薩長次之信矣。而推原滬與薩長之所以然者。則亦未嘗不出于祖宗之洪範大訓也。由是言之。名分倫理。祖宗傳國之大寶。而治亂盛衰所由。道莫重焉。學莫先焉。從政者豈可

不留意也哉。藤川伯考撥亂紀略成。徵言于余。余乃書管見以序之。

將無同序

明治十年作

人之初生也。渴而飲。飢而食。蚩蚩然。狺狺然。其去禽獸幾希。有神聖者出焉。設爲教法。以誘之善。使群而不亂。各遂其性。其爲德大矣。蓋諸教之說。雖互有得失。然問其本旨。則未嘗不相同也。世之墨守宗教者。徒執其末。而遺其本。欲以己之所好。強諸人。強而不止。則爭。爭而不止。則亂。昔我叡山僧。屢以兵逼朝廷。強暴恣睢。無所不至。一向徒叛織田氏也。戰死者以萬數。自豐臣氏禁祓教。民犯法就戮者。二十有八萬人。泰西乃有十字戰。王公大人咸爭門派。率其民殉之。構難數十年。流血數千里。何其慘也。夫教善而無惡者也。善莫大於濟物。惡莫大於殺人。以教故戰而殺人。烏在其爲教也。甚矣人之惑。不及禽獸遠矣。然而非惑者之罪也。惑之者有罪焉。噫。使佛與耶蘇有知。則其謂之何哉。方今各國交際日盛。有無相通。而

祇教又將浸淫於我。彼其教師實力焉。於是乎。我之言教者。亦憤起而拒之。蓋其勢不得已也。吾友葵川子直。愛國之士也。恐其或爭。而階禍亂於異日。乃著斯書。錯綜諸教。考其異同。以通之。要欲使彼我教徒。各知所自反。以務本。而止於善而已矣。其志不亦美乎。余故喜而為之序。

黃城十一勝詩歌序 同上

文人墨客之於山水。其猶醫之於藥石乎。醫不得藥石。則無以施其法。而藥石亦不遇醫。則無以奏其功。文人墨客不得山水。則無以發其興。而山水亦不遇文人墨客。則無以呈其奇。故醫必與藥石相須。而文人墨客常不能與山水相離也。若夫農之有鋤。工之有鋸。儒之有經。將之有兵。吏之有簿。領國之有法。津政柄。亦如此而已矣。故曰魚不可離淵。僧不可不習禪。文人墨客舍山水。而可乎哉。去歲五月。余去京師。而歸黃城。黃城杵築之別名也。顧此土僻在大分縣。速見郡東北隅。襟山帶水。灣港屈曲。風景

殆不可名狀。比諸江之石山。相之金澤。播之明石。藝之巖島。肥之瓊浦。蓋無不及也。唯以其居僻境。都人士罕到。所以不見稱世耳。嗚呼。物之顯晦榮枯。未嘗不由境遇。豈唯山水而止哉。顧黃城人。接息起居。此佳山水之間。而不知其或從事文墨者。亦賤近貴遠。鮮能寫奇發興。不亦可甚惜乎。余與二三舊友。結吟社。勞文墨。以遨遊於山影水光中。意甚適。間乃就所遊覽諸勝。擇採十二。各題詩歌。以記十二月之景。頒諸社友。求評與和。夫以余老而盲。且不嫻辭。豈敢曰能寫奇哉。特欲以誘鄉之文人墨客。使其常與山水相須。而不相離也。山水而有知。則必首肯於余舉矣。黃城盲史元田直。識於天香園南軒下曝背處。

記

脩竹吾廬記

少年時作

客歲之春。陽城僧仁蹄。來爲余言。讚人大谷子幹者。年四十有餘。來學米先生門。余已聞其爲人異之。及今茲冬。小串生歸自陽城。又言子幹事頗詳。余妄意其人狂簡。喜爲詭激之行耳。其實未必出於好學之誠也。會余以事如陽城。寓精塾三日。始得與子幹相見。聽其言論。察其動止。恂恂然溫厚長者也。問之同塾生。咸稱其讀書精力不倦。於是乎。始知其實出於好學之誠。而非喜爲詭激之行者也。與余相得。驩甚。已而悵然謂余曰。吾在外二年。無以爲家。加以日者地震之災。吾將歸鄉。夫豐之於讚。山海阻脩。不識他日能得復與子。把臂周旋一堂乎否。吾嘗有林泉癖。於舍傍種

竹數千莖。廬於其間。以爲讀書所。顏曰脩竹吾廬。采蘇東坡詩語也。請子幸賜之記。東歸之後。朝夕展玩。猶見子也。余不敏固辭。不可。夫以余之與子幹。萍水相逢。已非舊知。又未嘗足踵子幹門。而目觀其所謂脩竹吾廬者。其將何言。雖然。余深欽子幹之志與識也。蓋子幹少事龜昭陽。以學行著稱鄉里。猶不自足。年逾強仕。一旦憤激。託妻子於其友。負笈千里。從我米先生。問經義。其志亦可謂偉矣。夫世教陵遲。民風偷惰。在其少壯時。猶且不肯學問。況望其長大。而立志益堅。如子幹者哉。子幹蓋千百人中一人而已。在昔淇園山陽輩。以風流毒於中土。詩文書畫之學大行。自爾以來。儒者徒事末藝。釣名射利。其於古經。束之高閣。而莫有問者。潘靡成風。至今不改。聖人之道。殆乎墜地。是固識者之所以仰天太息也。今子幹則能拔流俗。專力經義。其識亦可謂卓矣。古人不云乎。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他日子幹能以其所得。講習於脩竹吾廬中。沈潛反覆。忘寢與食。積歲月之久。經益明德益修。國人嚮風。弟子雲集。乃教以忠信孝

梯。從事實學。使一方復見斯文之盛。非難也。是余之所以望於子幹也。是爲記。

四〇

行餘學舍記

明治十四年作

行餘學舍。長崎萬谷田中君家塾之名也。謂之行餘者。取於魯論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君之言曰。行莫懿於孝悌。孝悌爲仁之本。而衆德咸由是生。堯舜之所以經邦。仲尼之所以立教。亦唯孝悌而已矣。誦萬卷之書。窮天人之理。詞賦爭光日月。辨博足以服人。苟不勉乎孝悌。豈聖人之徒也哉。君起於市井。代牙籌以韋編。視千金之產。若糞土。少壯克以儒自樹立。生徒數十百人。君教之不倦。每日味爽至晡。講說數回。其指事明物。通情而析理。字義章法。毫釐不失。沛然有懸河之辨。使聽者解頤進膝。躍躍興起。而必歸於孝悌仁義。霽如也。顧近世儒風之衰也久矣。若長崎。清客所往來。號爲西南文物之淵藪。而今也寥寥鮮聞人。至於二三者宿。亦咸從

事方技。或杜門碁戲。問其純業儒。以文行教授者。則獨有田中君焉耳。自客歲余來官茲土。始與君結文字之交。終寓其書齋百餘日。爲講尙書及萬國公法。君遇余嚴若師父。饌酒食執杖屨。禮意甚勤。余雖不敢當。而竊重其忝謙求益。有古人風。又信其素行之敦於孝悌。不啻如自其口出也。及君見囑以家塾記。遂併道之。

觀放紙鳶記

同上

均是紙鳶也。西人以驗電氣。資究理。東人則徒戲玩耳。至鬪而決雌雄。與鬪雞鬪犬無以異。非良家子弟所宜。耗費亦多。西人不肯爲也。此事雖小。然足以觀東西風俗學術之優劣矣。經世之士。豈可不留意哉。

拜天閣記

同上

陸軍少將野津君。名其所居之閣曰拜天。蓋承乃兄故中將之志也。野津

四二
氏爲薩右族。自明治維新之際。中將始以隊長。唱義勤王。東征西伐。累奏偉功。貴寵顯赫。蔚爲當代名臣。至其忠勇無貳。視死如歸。每戰身先士卒。躍馬叱咤。萬衆披靡。則天下所共傳也。明治十三年六月。天子行幸西京。敕中將扈從。兼督行營參謀本部事。拜演習師團長。會罹肺疾。憊甚。衆危其行。中將奮曰。吾忝禦侮之任。豈可孤國恩乎。於是僚友親戚。更入而諫。勸誘百方。僅奏請以病辭行。解參謀等職。而鷹揚之氣。未少衰。中將臥閣上。迨行幸之期。扶下蓐。服朝服。率家人。望闕拜伏。以表奉送之禮。至誠悃幅。形神共馳。不復省重患之在其躬也。旣而病增劇。終不起。天子聞而悼焉。使使臨吊。勅曰。夙勤王家。効力復古。久奉闡職。盡心軍機。平亂於佐賀城。殄賊乎鹿兒島。何啻國之良將。實爲朕之忠臣。茲聞溘亡。不堪痛悼。仍贈正三位。并錫金幣。尋又賜遺族金七千圓。時人以爲榮。中將無子。以其弟少將君襲後。君亦忠武有兄風。思所以繼中將之勳烈。而翼贊于皇猷。言必依遺訓。行必考遺志。因以拜天名其閣云。時人謂野津中將不死矣。

嗚呼君臣遭遇。自古爲難。而武人世襲。不墜家聲。亦非易得。若野津氏。則庶乎其無憾矣。

論

道論 晚年作

人之所由行。謂之道。道者路也。人倫日用之間。有一準則。不可不由。猶行邑里者。不可不由道路也。道之本源如何。曰古聖人。原人性。循物理。以制人倫之準則。乃所謂道也。故道出於古聖人。教道謂之教。故教外無道。而道外無教。古者合政教稱道。論語所謂。先王之道是也。今也以教屬道。以政屬法。言之精也。道者以人分。以國別。故古有孔墨老莊之道。而今有清露英佛之道。一人之道。足以教一家。而不足以教一國。一王之道。足以教

一國而不足以教天下。理勢然也。故道者古聖人之所制作。而非天地自然之物也。世之汶汶者。多言天下之道一也。是不知道之爲何物耳。至若學者以道爲天造。則誣之甚。若信斯言。則天下古今宜同其道。豈得有蕃夷暴行。食人聚斃之俗哉。夫道者人之所由行者也。故各國不同道。加以古今之異宜。世移勢變。道亦不可不改修。猶法之古今有沿革也。論者謂道一定而不可變。不思之甚者耳。

教論同上

教有二端。曰國教。曰宗教。國教所以教國民之公德。宗教所以教各人之私德。二者各有所宜。不可混用也。考諸西史。唐虞三代之國教。後世謂之儒教。當時未有宗教也。秦以霸術爲國教。而不行。漢魏以下。率依倣儒教以爲之。但三代以上。行封建之制。後世用郡縣之治。政體已異。教亦不能不從變。況有佛老之教。浸漸人心乎。然至所以紀人倫。正風俗。維持國之

統一。則未嘗不由儒教也。西洋列國號爲耶蘇教國。如專用耶蘇教爲國教者然。其實蓋不然。彼有信教自由之制。所謂教者宗教而耶蘇教亦在其中。宗教所以教各人之私德。不與政治相關。故許民之信否自由耳。若夫國教。舉國之民不可不從。豈有許信否自由之理哉。想彼自有一種不言之國教。包含於國政中。而耶蘇教特爲之補助歟。我邦上古。有祭政惟一之國政。今謂之神教。及漢籍東也。雜用神儒佛。以爲國教。明治中興。黜佛氏專用神儒。而教之學校。施之朝廷。行之官民。上下之間。觀二十三年教育勅語而可知也。或曰。儒教不可行於今世。若可行乎。儒者亦不可不用。不知儒教自存於國教中。但有其實而無其名耳。儒者亦有可用。有不可用。視其人才力如何而已。或曰。國教中。亦有私德之教。宗教爲無用物。不知國教高尚。不行於愚夫愚婦。不可不由宗教以導之。古今一也。故國教者行於上流。而宗教者行於下流。各有所宜也。論者或欲以宗教爲國教。不亦惑之甚乎。

法者政之本也。與道一而二。古王者身兼君師之任。故制道以教人。制法以治人。一爲教導之官。一爲法政之官。教導之官。明道義以進民於德。法政之官。執法權以處理國務。二者相資而成泰平之治。歸於仁而已。夫道主仁。而補之以智。自人倫日用。以及國事。其條項甚廣。而範圍無限。雖聖賢亦有不能盡者。普通條項。或守或否。常人所不免。王者明恕不必一一推究。然至緊要條項。犯則害事者。不得不豫設制裁以防之。是法所由生也。由是視之。法者不過道之要點而已。故曰。法與道一而二。世人或言。法違於道者。非也。夫法非自然而存者也。王者所制定也。聞歐洲法學家。昔時有性法自然法之說。今則廢而不講。制法者貴寬而忌嚴。行法者貴嚴而戒寬。制法不寬。則時時苛刻。民無所措手足。行法不嚴。則民慢而事亂。姦者逞其毒。故嚴法而勵行之。秦之所以敗也。用法寬慢。政綱不振。漢唐

所以衰也。二者不可不戒。法之所許爲者。曰權理。不得不爲者。曰義務。故權理出於法。非外法而有之也。世人或言天賦之權者。誤矣。法之最貴重者。曰憲法。所以定國之基礎。明人之職分也。分爲五種。曰會議之法。議員掌之。曰行政之法。內閣掌之。曰教育之法。文部掌之。曰刑罰之法。法官掌之。曰軍營之法。將官掌之。皆承命天子以行其職也。若有過失。則主者任其責。而天子不預。所以保統一也。論者視議法之權屬民。直稱爲君民同治者。失之。

池田勝入襲岡崎論 小年時作

勝入之襲岡崎也。可謂奇策矣。而敗者何也。彼能得其一。而未得其二也。夫岡崎東照公之所急也。無岡崎則無參河矣。無參河則無德川氏矣。比諸賤嶽之於豐臣氏。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太閤尙不能無救賤嶽。東照公能無救岡崎乎。彼盛政者。不慮太閤之必至也。恃勝而驕。軍覆身擒。爲天

下笑。是勝入之所鑒近在目前。勝入乃不以是自戒。甘踏覆車之轍。一敗塗地。抑何怪焉。蓋二子威驍勇有餘。而智謀不足。亦坐不知兵法耳。何謂不知兵法。曰不能倣孫武子破魏於馬陵也。夫古今用兵者。莫不祖述孫子。而孫子行事之可考於後世者。獨有馬陵之戰而已。是役也。謂之將家龜鑑可矣。是之不知。豈足與論兵哉。今夫盛政之襲賤嶽。勝入之襲岡崎。並出敵之所必爭者。猶孫子之去韓。而直赴大梁也。二子固非孫子之倫也。而勢則同。東照公之與太閤不能無來救。猶麗涓之還救也。二公固非麗涓之儔也。而情則同。向使盛政效孫子。而為之備。則破太閤必矣。使勝入效孫子。而為之備。則必不為東照公所破矣。嗟孫子以是而勝。二子以是而敗。非天命也。此之謂不知兵法之過矣。夫盛政固不足道也。勝入之勇武。而亦不免此陋。豈不悲耶。是故古之良將。智足以制勝。勇足以摧堅。尚必學兵法。以助其所不及。是八幡將軍之所以折節於大江氏也。嗚呼。以天下英傑。而不可以不學兵法。況於中材以下乎。蓋學兵法而敗者。或

有之。未聞不學兵法。而全勝者也。吾因作此論。以明夫勇武之不足專恃。而兵法之不可以不學。云爾。

曹沫論 同上

史稱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後乃劫桓公於柯之會。得復其所喪地。論者或稱沫忠勇可謂烈丈夫。是大不然也。夫人臣利國益上者。自在其方。不可苟行危險。以圖僥倖也。吾觀沫之仕魯。上之不能輔其主。以恢霸業。威隣敵也。中之不能有奇謀秘策。以取勝於一時也。下之不能量力度德。慎事大國。免於侵伐也。而乃掩人不意。劫之以匕首。要之以重利。棄禮義之節。而履賊亂之道。醜亦甚矣。焉在其為烈丈夫也。且夫齊大魯小。力固不敵。況當桓公之任管子也。富強甲於天下矣。為魯計者。宜遜言厚幣。以服事之。猶恐不免。若眾辱大國之君。批其逆鱗。而僥倖萬一。庸胡可乎。向使桓公勃然怒。立執魯侯。戮曹沫于前。大興師旅。以伐魯。責其無禮之罪。

魯將何以禦之。士民奔潰。宗社不守。雖悔豈可及哉。幸而桓公聽管子。還地如約。轉禍爲福。豈非天耶。若曰沫之智。能料桓公必聽管子。故爲之。亦過矣。夫人心叵測。君子不誣物。以漢文之明。不聽賈生。坐釀吳楚七國之禍。以昭烈之賢。不聽孔明。喪師於吳。損威失援。誰保桓公之必聽管子耶。況於管子言之與否。亦未可知乎。吾故以爲沫不過一武夫而已。其事尤爲龕暴無謀。而其所以成功者。乃偶然耳。非計之得也。其後燕太子丹。襲沫之故智。使荆軻刺秦王不克。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悲夫。或曰曹沫之事。不見於左氏。蓋戰國人所造。以資談說耳。意或然也。

文王事昆夷論 同上

戎狄不可逞也。國體不可辱也。昔者周文王。以侯伯反事昆夷。無乃辱國體而逞戎狄乎。曰否不然。文王聖人也。固非常情之所能及也。夫文王初興。地不過百里。僻在要荒。而能力仁行義。宣敷德政。以修元元之利。如此

數十年。漸次强大。華夷率服。至於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可謂盛矣。彼其意。專以利衆庶爲主。其於諸侯戎狄。一視同仁。初無較內外大小之心。與夫推亡固存。因瑕釁而忍之者。固不可同日而論也。由是觀之。文王之事昆夷。奚足以容疑乎。且所謂事昆夷者。蓋亦唯慎於使幣。厚於交際。不使其舉兵犯塞而已。未嘗以侯伯之尊。而屈節於北廷也。又何辱國體之有。不然。以周之大。文王之聖。任用太公望。散宜生等。何征而不克。何攻而不拔。何守而不固。豈畏於區區醜虜哉。乃能弘包荒之量。垂徧覆之仁。講和息戰。以蘇兩國之生靈。是其所以爲文王也歟。後世唯漢太宗。待南越。或庶幾焉。若夫始皇武帝之屬。喜功伐。圖兼并。內自罷弊。而從事于外。所得不償所喪。是大非爲民父母之道。而得罪于天也。多矣。至若趙宋。委靡柔弱。西夏小醜。且不能討。而締交納幣。以自速亡。則亦無可取耳。

棄疾論 同上

君子之道仁義而已。仁者人也。孝為大。義者宜也。忠為大。故忠孝者道之大節。而人之所以為人也。孝而不忠者。非人也。忠而不孝者。亦非人也。合孝與忠而盡之。然後可以為全人矣。吾讀春秋傳。至棄疾之事。深哀之。而惜其能盡於忠。而未能盡於孝也。當楚王之泣而告之情也。棄疾宜請曰。臣父雖不能。非敢反也。苟能悛。可以免刑戮乎。王必曰可。棄疾曰。臣父之所以如此。觀起實誤之也。臣願諫臣父。使逐觀起而悛其行。若不克。則臣父子駢首。而服大戮。固其所也。唯君命之。雖然。臣亦不敢洩君之言也。王素信棄疾。其許之必矣。棄疾則退。與其族人謀。見子南。反覆諫爭。教以君臣之禮。喻以存亡之理。猶我邦小松右府之於平相國。子南雖暴。未必不聽也。若其不聽。則醉而執之。載而出奔。及於境而後告。以其情。儻可乎。若其力不能。則涕泣論辨。伏劍于其父之前而已。庶幾可謂忠孝偕盡矣。嗚呼。以棄疾之賢。而不能出於此。不亦惜乎。然則棄疾為不孝耶。為非人耶。曰否。余特言其於孝有所未盡焉耳。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子見人

之善。而忘其惡。況於忠孝若棄疾者乎。

周亞夫論 同上

漢代名臣。若周亞夫者。豈易多得哉。其將兵也。善節制。正軍法。臨戰決勝。智勇兼施。雖古良將。莫以尚焉。其立於朝也。謇謇諤諤。守道不變。不肯阿上意。固榮寵。傳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豈非斯人之徒歟。雖陷不測之罪。被惡言以死。非其罪也。而余獨於亞夫有惜焉。夫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是必然之勢也。是以韓彭誅夷。蕭何繫獄。亞夫之父亦嘗辱於獄吏。殆不免。亞夫已破吳楚。立不世之功。威震天下。景帝固以深忌之。夫景帝刻薄不仁之主也。以大功威望之臣。而遇刻薄不仁之主。欲以免乎禍難矣。亞夫還自役。何不翻然遠引高蹈。以追張子房之蹤。同不辱于夷齊等。卷懷乎伯玉。不亦美乎。嗚呼。以亞夫之賢。能進不能退。卒以履

禍機。哀哉。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亞夫蓋有愧焉。及武帝時。衛青擊匈奴。爲大將軍。專以和柔媚于上。由是能保富貴。終始無纖介。豈亞夫而不若衛青之智耶。將時勢固有以異耶。抑亞夫之所以賢。衛青者。其在於此耶。亞夫遷丞相。任大政。義固不可柔媚迎合。陷人主於不善。以招覆餗之譏。然則爭太子之廢。止王信之封。論匈奴降將。而逆景帝意。是何得已乎哉。縱使亞夫。懷寵回志。阿諛是務。雖醜封爵。以竟兩漢之世。而君子不取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由是言之。亞夫雖未至於大雅明哲。而於人臣之節。亦無間然矣。可不謂之賢乎。後世論者。猶或尤其不遜。怪其悻直。嗷嗷不已。有是哉。不與人善之甚也。

五四

說

御牛說 同上

豐之鄙。土瘠而多山。其民爲生甚約。每農隙。輒以牛馱薪炭。鬻之都市。朝往暮返。路險且遠。自良牛皆甚苦之。所負不能多。多則勞喘疲極。或至中道而斃。獨其悍難御者。則不然。是以民家爭畜悍牛。而往往不免犇逸。舐觸之患云。有庄助者。爲人短小。不過中人。善御悍牛。進退左右。唯意所欲。而未嘗遇害。人或問之。庄助曰。是無他。在得牛之初。務脅制其氣。使知所畏耳。邑中嘗有逸牛。衆追之。牛犷甚。不可嚮近。於是請庄助至。牛見庄助益怒。舐然將觸之。庄助戟手叱咤。直撲其額。牛大沮。因執其角而伏之。顧招牛主。使徐施拳索牽去。牛則讐然屏息。不敢不從。嗚呼。古之英主。所以駕禦豪傑者。多用此術。漢祖之於英布。源右將之於千葉常胤。可以見矣。蓋由其先懾之以威。而後施之以德。故能服其心。而盡其力也。雖然是豈庸君凡相之所能識哉。

五五

愛菊說 同上

五六

世之愛菊者。或取其清香佳色。或取其能保晚節於風霜中。或取其退然不與衆卉爭妍。或取其宜服食。以愈疾延年。余謂是四者。固菊之所以獨步芳苑。擅美千載也。然而於其所以然者。惜然不察可乎。夫菊之爲物也。春初生苗。秋晚方華。得天時之久。資地賦之多。此其所以清香佳色。如彼郁郁也歟。譬猶古之學者。專精進取。夜以繼日。兀兀至白首不怠。故能大成其業。德行高世。榮名垂後也。蔬密葩厚。蒂固枝勁。久而不敗。凋而不零。此其所以能保晚節於風霜中也歟。譬猶古之賢人。外柔而中剛。守正而不撓。故能居亂世。確乎不爲利害。移奪其志也。淡秀雅麗。後時而發。以自全其天。此其所以退然不與衆卉爭妍也歟。譬猶古之高士。信道篤。行己恭。故能恬淡自守。不肯競名利於時也。性潔而味苦。芳烈可人。健腸胃。補精神。此其所以宜服食。以愈疾延年也歟。譬猶古之良臣。忠信奉。上納以

仁義之說。戒以興亡之故。故能匡救主過。而澤生民。利社稷也。嗚呼。菊之所以爲菊者如此。是皆與古人之大節合矣。蓋乃陰陽之妙合。造化之鍾美。而衆卉不能備者。宜乎其餐於屈子。把於陶令。吟於杜工部。而爲古今人士所玩愛也。

情 說 同上

人性之發於自然。而不假思考修爲者。是爲情。所謂喜怒哀樂憂懼愛憎類是也。萬國之廣。生民之多。莫不有性焉。有性斯有情焉。故情也者。天之所賦。人之所備。而聖賢獨得其正也。夫天生人。不能自治。聖賢代而治之。其施政教也。咸人情之由。故其喜也賞。怒也刑。哀有喪祭之制。樂有歌舞之節。憂懼之爲謀慮。守防也。愛憎之爲恩澤。禁令也。邦國之治。以成倫理之教。以立情之用。大矣哉。可觀聖賢之道。原諸性情。參諸天地。公而大。直而易從。使天下民。皆由是以各得其極矣。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

五七

遠人。不可以為道。此之謂也。若夫異端之說。滅性情絕倫理。其逆天也甚矣。今之僧徒。率多與親屬往來。死則服喪。官亦不禁。至如一向宗者。公然食肉畜妻。略不異俗。而釋氏之舊。存者百無二三。豈非以其情之終不能已。有不期然而然者耶。亦足以徵戎狄之道。徒出一時捏造。不可通萬世而行也已矣。輓近儒者。猶或喜其說。以為同旨聖道。至於推尊釋氏。與我夫子並稱。不亦謬之甚乎。

盜說同上

有縛而行於市者。眉目疎秀。衣帽甚都。押丁手綬。隨其後。怪而問之。則盜也。問其所以為盜。則館於逆旅。食上等之食。與人有禮。惠及僕婢。而問竊同宿者之財。若夜出行劫。是以久而不發覺也。元田子曰。敝衣垢面。見人而畏。避匿廢屋之下。為巡查所拘繫者。盜之常也。今彼狀貌居處。不似盜。是其術之所以巧歟。世又有上焉者。吏於官府。私其所監守物。而終身不

發覺。或恐其發覺。則毀簿書。火倉庫。以滅跡。其為盜不亦巧乎。而猶小矣。源賴朝以征夷將軍。而竊天子之大權。北條義時為之宰。而又竊鎌倉之政。足利尊氏以兵劫天子。強奪六十六州。可謂大盜而已。降至戰國之牧伯。無不攘王土。取王爵。以自豪者。何獨咎於蜂須賀小六哉。雖然是皆盜之易辨識者也。昔孔子謂臧文仲竊位。以其不舉柳下惠也。夫文仲行修潔。為魯名卿。微孔子。誰得而發其罪。若以此律天下之士大夫。其為盜者何限焉。莊周云。盜鈎者誅。盜國王。諸侯之門仁義存。猶信矣。

雷說同上

雷猶龍也。而能於龍。皆天之所驅使。以運行氣水也。夫氣不運則死。故作風以振盪之。水不行則腐。故為潮汐以消長之。而恐其猶未也。則又使雷與龍。出沒乎兩間。以起雲雨。決壅塞。散膏澤。滋養萬類。化育以成。蓋雷龍也者。天之能吏。而承命上帝。以贊造化之政也。其為任也重。雖然龍之升。

間有暴風拔木發屋之災。至雷之震。則梁摧棟折。人畜盡粉。最可畏也。如此者。豈天法之所特許歟。抑彼自恃其勢。而擅虐害民歟。吾聞雷行必有妖從。烏喙鷲爪。狼身而貓尾。號曰雷獸。獷獯甚。凡震之害。妖實爲之。而雷亦不能制。嗚呼。誰謂至仁上帝。監臨下土。而猶有斯弊耶。

六〇

鼠說同上

京人有禱於北野社者。投銅百文。易祭資。以歸。授其妻曰。天方暑矣。及夜涼而共食福。妻曰唯。舍度上而忘之。既就寢。相與語。晝間之事。忽憶資。使妻索之。則既爲鼠所竊去。夫妻相謂曰。黠哉鼠。奪我福。盍機而捕焉。乃取案之深者。斜側枱於其隅。使極危。易傾覆。散粒其上下。置於前失資之處。夫妻臥以候之。已而鼠果至。刺刺然嚙其下粒。盡則將及枱。枱即覆。而鼠囚焉。夫妻蹶起。曰獲矣。兩手持案與枱。極力振動。上下數刻。曰死矣。發而視之。則白鼠也。妻曰吁。可惜矣。以百文之資。易五拾錢之鼠。豈非神福我

哉。盍活以鬻於市。急汲冷水灌其口。少頃而蘇。蠕蠕然。妻曰可以籠矣。鼠忽脫走。自度上顧視。瞿瞿然。妻曰嘻。失之矣。何福之不肯留也。且彼顧而睨我。誠可憎夫。鼠將赴承塵。臨穴奮身。則變爲黑鼠而入。夫謂妻曰。異哉。鼠。彼白而復黑。吾不解神意所在也。沈思良久。曰。汝得無嘗用枱量麵粉乎。妻曰然。手枱檢之。則麵粉黏裏。乃知鼠之白爲其所衣被也。夫妻皆憮然者久之。野史氏曰。怠其事而僥倖萬一者。小人之情也。宜其敗而後悔焉。苟知怠之足以喪福。而僥倖之不可恃。則必不認黑鼠爲白鼠矣。

儒教會說

明治八九年作

人必有所信。而教不可以不專也。聞歐米各國之民。皆守其所信之教。一心專修。以力乎德。無復有他念。爲之上者。亦任民之所信。不敢束縛以苛法。是其風俗政治之所以不可及耶。我邦本有神道。中古兼採儒佛。以牖斯民。號爲三教。遇天之降喪亂。武人擅大權。以壞先王之制。神儒頽廢而

佛獨隆。加以德川氏令佛寺檢戶口。以防制異教。於是乎海內無賢愚。不得不唯佛之奉。雖武斷之政可笑。抑亦時勢有不能已者歟。及今上即位。再興神道。與佛並行。皆置教導職。以弘布其教。而儒則不與焉。雖士大夫平素敦信儒者。至於死生大故。不可不從神若佛之禮。夫儒主忠信。重名分。其益於國家。豈佛之所能望。今乃失職至乎此。非朝廷擯儒而不用。儒者卑屈因循。不能自奮以立於世耳。孔聖不云乎。匹夫不可奪志。蓋可奪則非志也。今或志於儒。而不能固守。強從其所不信之教。自欺而欺人。心神終無所歸着。獨不愧於彼歐米之民哉。某等素習於儒者也。崇信思孟。實過空海親鸞遠矣。因欲與同好者結社。至一千人以上。而後請官創設儒教會。專修忠孝仁義。死生無貳。葬祭並依儒式。庶幾進有以少報君父。退不自失其守矣。四方君子。苟有志於名教。其能贊翼斯舉。以圖補於聖世之風化。則幸甚。

跋

書尹夷犯境錄評訓後 小年作

野本翁善言海防。其註尹夷犯境錄也。爲之總論日表。以明其勝敗之略得失之故。譏清主昏愚。將帥怯懦。爲尹夷所翻弄。以自取國之大辱。而各條下。又著評論。以申詳之。使當日情狀。瞭然若觀火。可謂勤矣。方今國家修邊備。豪傑之士各有建議。若有由是。以考客主之情。施守戰之術。庶乎其不失矣。蓋翁晚年。用力是書爲多。至其以編次先後。爲作者微意所在。則恐不然。是書蓋江蘇胥吏。雜記其所聞見。詔令書牘。隨得隨錄。故無有次序耳。且所註詳于前。而略于後。脫字訛文。或多不考。豈由翁衰病多故。力不能給耶。要之老儒著作。議論之確。訓話之正。固非後進所及。讀者不

可忽也。

老子帆註跋

明治二十年作

帆足先生初喜老子。爲之註。及晚節。乃悟老子之爲僞作。又以其異端也。大排斥之。因毀向註本。令弟子勿得藏焉。家君意惜之。竊置帳中。以至于今。夫聖人之與佛老。猶冰炭之不相容也。學者要當枕籍經傳。以服聖人之教。而止。何取於老子哉。是帆足先生之所以毀也。雖然。博聞詳說。學之方也。天下之書。無所不窺。優柔涵泳。以成其業。則老子亦可不讀邪。是家君之所以不毀也。庚申三月。陰雨連日。余以病閑居。苦無事。試取老子讀之。顧其文辭簡質。吾儕淺學。固不能不待于註解。則是書之存也。幸矣。余因記其由。以繫篇末。

筆法初傳跋

晉唐尙矣。獨奈其筆法之秘。寥絕而不傳者。數千百年。況於吾東方乎。今也新岡子出。而鍾王張素之迹。燦然復明於世。譬之鳳凰鳴於朝陽。豈非聖代之嘉瑞也乎。顧今天子勅宰相。舉賢任能。巖穴無復有遺逸。獨以新岡子之絕藝。不能揮巨筆於蘭臺。紀述功德。勒諸金石。以揚國之休光。區區欲以一小冊。自傳于世。噫。嘻。豈非命也哉。雖然。茲編一出。有以矜式乎海內。則亦不背爲聖代之嘉瑞者矣。余讀畢。爲援筆題數語。不覺掩卷慨然久之。

書龔遺賢水竹雲山圖後

龔遺賢有奇才。而澹泊自守。不以貧富貴賤累其心。宜乎其所作畫。穩秀清遠。絕無塵俗氣。稱其爲人也。夫詩心之聲。而書心之影也。畫與書一矣。故畫之妙不在形。而在精神。不在結構。而在風韻。要寫其心焉耳。世人學畫。不察於此。徒汲々求形。似乎結構中。愈巧而愈失。豈非惑之甚哉。歲壬

午。清明後三日。識於長崎銀屋街寓居。

六六

讀韓昌黎平淮西碑文

少年時作

憲宗承衰唐積弊之餘。能排群議。而用師淮蔡。遂擒元凶。奮其威武。是韓子之所以稱贊爲明斷歟。然賢若韓子而不能用。至與段文昌同視。何其不知人也。其後寢怠於政。又佞佛而逐韓子。安在其明與斷也。卒之。唐業不振。身亦斃閹豎之手。則此其人固不足道。而獨韓子之文。光耀天地。永與雅頌并馳。使區區平淮之功。籍以垂不污。則憲宗亦幸矣哉。

題郭子儀單騎入虜營圖

同上

郭汾陽平叛亂。復帝室。威信著乎中外。故能不用一矢。而却回鶻十萬之衆。何其武也。才蓋一世。而人不疑。功高天下。而主安之。昔人稱爲有唐三百年人傑。誠有以夫。因憶幼時侍先子。先子語直曰。亡友關桂堂志大。而才踈。以文武自豪。讀書疾如奔馬。嘗讀通鑑。旬日而畢。人或問其書中所載。歷代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桂堂曰。我總忘之。唯記有一郭子儀而已。信此言也。則是汾陽豈止有唐三百年人傑乎哉。

碑

兩子權現廟碑

大矣哉。神之爲德乎。夫神國之紀也。民之望也。教化之本也。萬物以立。依人而行。人之所尊。神乃靈矣。神不靈。則不足以靖民。民不靖。則不足以敦化。昔我先王。肅恭明禋。祭政維一。所以靈神也。是故築之宮。作之主。豐之粢盛。陳之鐘鼓。致其典禮。與誠敬。以奉祭祀。使天下之民。善必受其福。不善必被其罰。於是乎。畏敬之心生。正直之行修。忠孝之義舉。而物無不得

六七

其極。及梵教之東也。邪誕之徒。爭作爲誣罔。以鼓其說。使赫赫明神。變爲胡鬼之隸屬。悲夫。然而其以崇降殃祥。綱紀人道者。猶未盡失其舊也。杵築藩國東郡兩子山大權現者。蓋山神也。或曰八幡皇神。謂之權現者。未造耳。兩子寺僧。世奉祀之。于今千有餘年。邦君之所尊崇。庶民之所瞻仰。年穀必祈焉。水旱疫厲必禳焉。則其神之靈也可知。先是廟宇壞漏。無以行事。弘化丙午之歲。兩子寺僧豪德。更造之。其廟負絕壁。臨深溪。雲烟往來其下。能做岩勢以爲結構。殆有類鬼工焉。是役也。捐金助費者。善光寺大僧正某。及兩子近邑之民也。周旋幹事者。兩子人某。中園人某等也。鳩衆工以致繆巧者。吉弘人某也。廟既成。林巒改觀。雲雨維新。四方來陳幣者。踵相接也。嗚呼。神之爲德。果大矣。銘曰。

峩峩巒山。鎮茲邦土。雲霧鬱勃。神之攸宇。不顯神德。日月斯光。冒以匪號。於神胡傷。載新厥宮。彫甍有鬼。式享式薦。洋洋如在。創我淫慝。與我誠直。災厲弗降。百穀其殖。

安東九華翁壽藏碑銘

晚年作

翁姓大神。氏安東。初名宗明。字子成。稱貞五郎。九華其號也。後以號爲名。豐後人。其先出自大神城主大神惟基。十三世之祖。大膳亮統定。屬大友義統。屢有軍功。食采于西國東郡佐野。子孫因家焉。世爲村正。考曰宗行。妣曰吉子。林氏女。翁以文政八年乙酉三月廿五日生。幼而學野本白巖之門。成童更師事愚亭帆足先生。受經義及窮理說。弱冠喪父。襲村正職。明治四年癸藩置縣。累遷西國東郡長。二十三年國會開設。翁以公選爲衆議院議員。無幾解散。再撰。推爲副議長候補。被舉全院委員長。又遇解散。家居養老。不復仕。翁資性溫雅。局量寬宏。不與物忤。才敏學富。常抱愛國濟世之志。蚤歲爲吏。至白首。是以精練于吏務。處事妥當。清廉持躬。尤致力於學政土工。至如公共之事業。則擲資不吝。其爲福岡縣屬也。會秋月騷擾及薩賊之亂。人心洶洶有土崩之虞。翁參縣廳之機務。從事于鎮

撫。功勞頗多。其為西國東郡長也。洞察下情。寬猛相濟。為郡民悅服。官賞賜金及銀盃木盃。前後無算。方國會之開也。民權之說大起。而議者分黨相軋。翁與縣名士是恒真楫。元田肇等。秉正不阿。初結大成會。後入國民協會。議論公平。多所匡濟。已家居。而忠讜之念。終始不衰。云。明治三十一年五月。翁年七十三。鄉人相謀。為翁建壽藏碑。徵余銘辭。余與翁莫逆友也。不得辭。乃銘之曰。

九華之峯 宛然玉容 高出雲表 靈秀所鍾 篤生賢士
維安藤翁 競妍儷美 仁壽其同 令聞令德 鄉黨之宗

田原翁墓碑銘 少年時代

邑正之為官也。至微。而其任則大矣。民之安危。俗之美醜。繫焉。可不慎哉。吾觀世之為邑正者。率皆貪鄙無耻。侵漁小民。唯私是營。莫能以撫字教督為心。至法令之不行。風俗之壞亂。邪惡之競作。民生之窮蹙。恬不之省。

也。方今諸藩之地。戶口日減。田疇月荒。或以貧弱為患者。蓋雖由其政治之失宜。抑亦邑正不奉職之過也。若夫斥邪教。以正俗。勸孝悌。以敦德。散積蓄。以周窮。則是絕無而僅有者。故國東郡轄掛邑正。田原翁蓋其人也。翁未嘗學問。而明理義。不信異端邪說。嘗曰。浮屠氏言多虛誕。適足以蠱人心而已。邑民素尙鬼。每疾病輒請巫若僧視之。或曰狐憑。或曰河伯為祟。則大恐怖。捐貲禱禳。不復服醫藥。翁深知其害。禁巫祝。遠僧尼。諭民以理之所無。由是陋習稍改。轄掛屬島原。與杵築地。犬牙為界。二藩民常相鬭爭。訟獄不已。翁使訟者。事無曲直。必先詣杵築吏。謝罪。衆知不能勝。乃止。翁善撫其下。勉農興利。詰姦戒惰。又請官賑卹矜寡孤獨。賞賜孝悌力田及高年者。邑中悅服。風化大行。故轄掛一小邑。而終翁之身。出三孝婦焉。高年者不可勝數。翁少好獵。善鳥銃。日之山澤。不視家生產。遂以貧。翁慨然曰。丈夫豈自困於飢寒哉。乃大釀酒沽之。居無幾。致富數千金。又曰。吾不能為守錢奴。於是每歲終。散財以施貧民。歉年則廣有所賑濟。以故

闔邑仰之。若父母云。翁長六尺。狀貌奇偉。爲人豪爽。多權略。議論常出人
 意表。莅職寬簡不苛。務存大體。以愛利爲急。既得其民之和。令行禁止。隣
 邑亦皆依賴。有爭訟者。往往就取決焉。島原侯命進秩。佩双刀。鄉黨榮之。
 余謂翁位不稱其才。故不能大有爲耳。使翁居大官。任要職。則其功績。豈
 止於此哉。按狀。翁姓田原。諱直方。稱善左衛門。考良純。妣松村氏。其先曰
 中務大輔泰弘。豐後國主大友能直之子也。世食田原鄉。因姓焉。及大友
 氏之亡。淡路守親次。喪邑爲庶人。其孫親忠。以寬永中始正轄掛。七世至
 翁。咸能修其職。雄於州里。翁娶重光氏。生二子。皆夭。養姪直養。以爲嗣。元
 治紀元甲子秋九月二十二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葬於尾丘先塋。民空
 邑來助喪事。父老或有孺子泣者。銘曰

既勞既徠 匪勉匪懈 於戲亦古之遺愛耶。

祝部君墓碑銘

明治三十一年作

君名高峯。氏梶江。杵築藩士梶江某第二子也。母某氏。君幼好學。從物集
 翁受業。巧和歌。明治初遊東京。出仕教部省。省廢爲內務屬。宇佐祠官祝
 部某沒而無子。族人議請君以爲嗣。因冒祝部氏。然非君本志也。故留滯
 東京。不肯西歸。君爲人慷慨。尚氣節。常交天下俊傑。論事無所回避。頗爲
 俗士所忌。是以不得志於當世。屢仕屢黜。會罹足疾。遊浴熱海溫泉。病益
 劇。終不起。實明治何年何月何日也。得年三十有三。君娶岐部氏。曰壽家
 子。賢而善和歌。生一女曰春江。君有鑑識。識末松謙澄。元田肇於諸生中。
 善遇之。常謂人曰。二豐人物。無出二氏右者。他日必成偉器。君之病歿。客舍
 也。肇日侍湯藥。又爲理其後事。壽家子奉君遺骨。歸葬於杵築清水寺。余
 與君爲莫逆友。杯酒相逢。未嘗不與談天下之事故。余深哀君志。而重傷
 其不祿。及壽家子請銘。其可得而辭乎。乃叙其行事之概。而係以銘。銘曰

世多皮相 吾識其真
 氣剛言厲 不阿不遂

是其所以拔乎俗。而亦不見容乎人。

學範

學 範 文久癸亥以前作

天下之爲學也。蓋亦多端。不可得而窮矣。吾之所謂學者。治皇道與儒教。而輔之以西洋窮理說也。夫治儒教者。先王之大訓。天下之通義。豈待吾言哉。其在皇道也。先王未甚以此爲教學。而況洋夷之說乎。今乃從事于斯二者何也。蓋當先王之時。皇道固自行於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朝夕所由。又何學之爲。故專治儒教。以補我所不足而已矣。至後世。則異于此。自昊天而降喪亂也。皇綱解紐。政歸將家。典籍殘缺。古言失傳。紀記且束之高閣。而能講於律令格式哉。噫。皇道之不明。亦久矣。學者不可以不留

意焉。且也向來。儒教之弊亦不少。邪說暴行。紛然於世。殆將釀天下不測之禍。雖由俗儒末造。失仲尼之旨。抑亦以邦典之不講爾。宜乎國學者。群起而攻之也。方今聖天子。御寰宇。皇室隆興。若日之昇。海隅蒼生。莫不嚮德。吾徒尤宜講邦典。明皇道。益以養忠義之心也。若夫窮理說。則實亦爲當今之急務。蓋數十年來。西洋各國風氣大闢。天文地理。兵法火技。器械之學。駸駸然日新。可謂極天工。以參造化矣。我若不講習之。無以致富強。修武備。而絕戎狄覬覦之心也。特其教法妖妄之言。爲可黜耳。吾聞虞舜取諸人。以爲善。孔子學無常師。仲由聞過則喜。我邦士大夫。豈可舍西洋窮理說乎。春秋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夫三事亦九功也。生民之道。莫急焉。夏禹之所以經略其邦也。古我先王。資三事於唐氏。以致國家之隆。今也不可不資正德於儒。而資利用厚生於洋說。亦由古今之異也。君子學洋說。而有益于天下。庶乎稱先王之意。而不背聖人之教矣。

此篇余六七年前所作。以訓蒙士。當時識見未精。故其辭旨。猶多帶儒生習氣。今則少此弊矣。世之汶汶者。率執舊聞。溺於是非。其覽此篇。斥爲妄論。僻見者。必陋儒之徒耳。其或稱爲至當者。是其學殖與余數年前同等矣。

五言古詩

詠史

炎漢中葉微。巨姦眈虎視。輔相周召業。揖讓唐虞美。居然移國祚。羣雄從驅使。疾風刮天地。何草不委靡。楚國有大賢。束帛徵不起。信道一何篤。從容就義死。清操凌秋霜。丹心映青史。固也識未達。蘭膏枉毀譽。

雜咏四首

賢士求明主。才子慕佳人。明主固難遇。佳人亦足珍。清揚宛如玉。二八桃李春。佳人兮佳人。思之勞我神。

同

漢元承戰國。百家仍紛紜。有若董夫子。精力攻斯文。立言明白日。光徹萬重雲。誰言骨已朽。永世流清芬。

同
春花豈不美。秋葉亦自奇。深紅間殘綠。粲如雲錦披。一夕驚飈到。紛紛爭
謝枝。園庭倏失色。霜露寒且滋。人事亦類此。傷懷竟何其。竚立空階下。陰
蟲唧唧悲。

同

淒淒又瑟瑟。秋雨滴高梧。簾幙鎖寒霧。階庭已荒蕪。飢禽失其侶。向人哀
且呼。惟予資性僻。不能世途趨。平昔多悔恨。詩書守吾愚。慚愧遇明時。乾
坤一腐儒。

群芳集節錄十五首

梅

梅花若詩人。蕭然清且酸。松竹結三友。傲此窮陰寒。欲補離騷傳。香雪映
毫端。銜盃且莫睡。等月上闌干。

同

愁雲蔽白日。苦雨何時晴。陽春慘無色。奈此瑤花清。香泥滿庭雪。却惜著
履輕。莫問和羹事。青子綴未成。

臘梅

春色帶鵝黃。一枝亦自好。尙有出塵姿。我心幾傾倒。萬松嶺上雪。風流憶
坡老。何人遺碎金。階前不肯掃。

梨

離離秋林曉。霜降味更加。一割如切玉。張侯胡足誇。皎潔嚼冰雪。靈液沁
齒牙。久阻煩熱病。賴汝驅羣邪。

青李

樹間生碧玉。孰能窺玄功。尤物不易得。無乃百菓雄。孝子薦家廟。冰盤瑩
玲瓏。誠勿謾咀嚼。待爾愈頭風。

櫻桃

春雪壓苔石。赤珠灼蘿徑。花實兩可憐。烏無佳味稱。採之動盈把。欲助醉

後興。天涯有所親。惆悵瓊瑤贈。

柿

長竿巧剝椽。墜菓辭柯頻。夫子莞爾笑。嘉斯席上珍。今歲蟲蠹少。殊覺滋味新。籛筐囑童女。頒贈遍比隣。

牽牛花

蔓蔓榮籬落。妍妍映莓苔。孤性怯烈日。非關風霜催。天不遺微物。神工巧剪裁。欲承九霄露。高捧瑠璃盃。

朱蘭

屈子愛芳草。能識奇種不。紛敷朝陽下。凋謝弗及秋。風輕綠葉戰。露重丹葩抽。我亦紐瑤佩。欲比澤蘭幽。

檨

薰風吹檨樹。葉葉膏且沃。採以包蒸餅。幽馥牙車觸。侍食慶佳節。風流傳舊俗。一團和氣中。慈顏溫如玉。邦俗端午以檨葉包糝而蒸食之

穀

古人未製紙。目汝爲惡木。自從紙成功。祇恐生不速。萬物有顯晦。毀譽齊歌哭。安知子雲死。大立有人讀。

柚

橘柚雖同類。詳味性分殊。誰知柚芳烈。千古輕木奴。楚臣枉作頌。荊州計亦愚。予適有所感。爲汝一長吁。

來禽

去年接尺樹。今載與戶齊。綠陰翳朱夏。彩禽來欲棲。嫩實疎還密。柔條昂又低。惆悵右軍帖。令人憶會稽。

蘘荷

樹陰喜滋殖。澹然有幽趣。葉葉抱爲莖。孤萼土中吐。臭味生姜異。亦能除穢污。晚酌和魚軒。厨人煩分付。潘岳閑居賦 蘘荷依陰

欵冬

一莖無兩葉。圓圓正如荷。托生林樾外。零露養玄和。剪伐宜可茹。清秋芳
味多。命奴灌餘瀋。來歲更奈何。

八二

雜感二首

米非未休戰。英杜又構兵。不是除殘暴。徒作虎狼爭。貪利何有厭。出師素
無名。悲哉生靈禍。曷當歸泰平。和聖泉下泣。虞翁亦關情。笑彼西學輩。喋
喋說文明。

外憂纔告息。內訌忽紛然。古來治國者。視勢與時遷。風雲塞上色。日月洞
中天。哀雁無投處。潛龍或躍淵。細人迷利害。庸吏豈知權。誰畫縱橫策。飛
帆日沒邊。

讀史有感

君子病迂濶。小人多巧慧。彼哉脅肩笑。生不識經藝。致身青雲上。攀折月
中桂。美錦爛兮光。操刀恣裁製。簡附繁有徒。流毒被萌隸。豈無老成人。默
爾徒自閉。家私千鍾祿。國事我其逮。尸素非所訓。何以答昌世。

寄懷奧平季禮

有客贈旨酒。芬芳帶蘭桂。酌之三兩盃。思我斷金契。疇昔共歡娛。胸中無
芥蒂。欽君萬夫望。志業存經濟。興酣騁文辭。卓犖筆鋒銳。離索已三年。風
采光双背。豐山不可越。豐水不可厲。作書報加餐。愴恨各天際。

夢安積先生

余夢度湘水。有姝若苕榮。佇立南浦曲。揖我笑相迎。光彩動吳楚。誰謂匪
傾城。繡衣曜朝日。珠翠波上明。吾欲結綢繆。贈之以瓊英。微誠未輸盡。魂
夢中夜驚。秋聲颯庭樹。猶疑風水鳴。脩容難再覩。起坐燈華生。徒記夢中
語。胡忘醒後情。

四極山下作

陰陽天地蹙。客思何栖栖。晨曦射寒沙。川冰凝未澌。稍攀喬木外。滄溟傍
茅鞋。故山正在北。歸路乃向西。迂回故如此。況復苦高低。拄杖仍歎息。哀
猿近我啼。

八三

愛山

雲烟結幽清。松柏競繁綠。莫談軒冕事。宜奏紫芝曲。夕陽看欲沈。憑檻數歸翼。吾愛青山中。終身足棲息。

八四

愛水

滴滴可研朱。潺潺可濯纓。浩浩可浮舶。遠爲萬里行。港灣多曲折。洲沙又何清。吾愛水功用。大小稱其情。

愛松

靄靄籠暖烟。疎疎逗涼月。竝看三溪菊。還落一欄雪。時有天風來。琴聲復清絕。吾愛庭松下。盤桓宜四節。

愛竹

脫箨挺窓前。垂枝蔭園際。篩月忽嬋妍。帶烟一瀟灑。蹇裳步夏日。便覺炎威空。吾愛數竿竹。爲我扇清風。

愛花

梅凌殘臘雪。櫻媚艷陽天。映水芙蓉秀。含露蘭菊妍。爾餘衆芳有。四時紛若玉。吾愛園中花。令我詩生色。

愛雪

病來怕嚴冬。何且異蟄龍。乍見六花舞。欣然起開戶。白玉盈空庭。使人神骨清。吾愛晴宵雪。皚皚映寒月。

愛風

炎暑與沍寒。攻人似仇敵。賴汝惠然來。驅逐盡遐迹。梅園吹葛巾。水閣送瑤笛。吾愛春夏風。溫涼適我適。

愛月

如鉤復如弓。漸成冰玉輪。朧朧傍花柳。一刻千金春。皎皎臨山水。涼秋清且新。吾愛天上月。一與詩人親。

愛茶

陳人貪午睡。睡起開簾櫳。心神恍未醒。如坐愁夢中。喫茶爽胸衿。此外又

八五

何有。吾愛茶味苦。時或勝醇酒。

愛酒

美哉春釀香。馥郁滿壺觴。多飲身有害。少用憂可忘。孔顏已不禁。陶令興又長。吾愛酒之德。必然助健康。

愛書

古書錄教訓。誦此仁可成。今書載事物。讀此知即明。兩者交相發。庶弗忝所生。吾愛書半篋。豈唯金萬籊。

愛樂

清推笙與笛。和重箏復琴。三絃甚雖俗。也足慰憂衿。喇叭何勇壯。奮起丈夫心。吾愛今代樂。洋洋壓古音。

愛詞

班馬傳文法。李杜詩何清。和歌亦詩也。燦燦如華榮。誦習余心會。自運無不成。吾愛詩章業。可以養性情。

愛話

天地事物繁。紛紛還續續。誰知一夜話。或勝十年讀。言者舒其懷。聽者資其德。吾愛與人語。彼我咸有得。

愛眠

老來所思多。往往夜難眠。爲令身力疲。何能不茫然。把盃醉醺醺。安臥窓竹邊。吾愛睡眠好。聊以保暮年。

愛步

偃息雖云好。逍遙胡可已。命筇園圃間。要在鼓神氣。春暖桃花徑。秋清松竹陰。吾愛閑閑步。徐爲漫漫吟。

六言古詩

道灌山

道灌山植白櫻。店宜憇瓢可傾。放醉歌惜殘景。撫今古無限情。嗟亂世之昏濁。令豎子亦成名。

八八

川中島

武門衰四海沸。皇道微人心怫。何二髡之鴟張。爭鷓雄同沒沒。川中島古戰場。春雨潤麥苗蒼。幸昭代縣治舉。更無人說興亡。

八景園

八景園岬壁高。有亭榭可遊遨。望衆山競青翠。矚蒼海靜無濤。花木發烟霞萃。車馬來絲竹豪。樂太平多樂事。忘日暮露沾袍。

青山卜隱詞

辭社友於洛陽。展墳墓於古鄉。遊既倦而東上。隱青山之草堂。離城闕千餘步。門巷邃林木蒼。松布陰柏抽綠。梅與櫻恣芬芳。竹扶疎以遮日。菊婀娜而傲霜。維車馬少經過。喜塵埃不甚揚。何自與聖明絕。奈雲霧之茫茫。咬菜根聊自養。審天明於行藏。無俗事侵吾室。有古書盈我床。覺至道不

難窺。參前哲共翱翔。況風月之可樂。獨諷詠而彷徨。

七言古詩附雜體

聖節觀兵歌

紫闕紅墩披瑞霧。鸞輿直度千門樹。嗚嗚黎元成堵墻。洋洋歌頌溢街路。云是聖節例觀兵。中興以來爲典故。砂上若砥風蕭蕭。綉服映雲旗幟。天子騎龍親略陣。六營熊虎不敢驕。分合有法軍樣肅。儼如北辰運列宿。須臾觀畢車駕還。祝砲轟雷震山谷。君不見宇內瓜分各自強。主明民勇邦其昌。

奈良八景歌

春日廟深春樹稠。暖烟環麓鹿呦呦。南圓堂在招提地。爛熳藤花紫又紫。明月忽浮猿澤池。池邊樓閣影參差。仙娥弄絃龍女唱。醉觀玉塔搖清漪。

八九

轟橋天曉人如織。大寺日昏鐘醒俗。佐保川風吹流螢。魔王亂投天上星。
炎陽晦暝石燕舞。雲居坂上沛然雨。雨歇雲散彩霓懸。四山聯輝嵐翠吐。
山人愛山不厭觀。最愛三笠近欄干。一夜山頭變成雪。雪花一送萬家寒。

浪華吟

浪華城頭天日高。浪華城下碧滔滔。形勝控制西南勢。猴郎城此嗟亦豪。
金湯不成霸者利。豐家失守德家逃。却為我皇鎮中國。千雉堅壘百尺濠。
君不聞為邦在德不在險。愍笑奸雄多徒勞。大阪不足以庇豐氏。熊本不足以存
亡不亦可憫之甚乎。

暖硯歌

窓月寒兮玉霰集。硯水泫兮紫紋澁。親爐撥炭微溫之。墨液融兮漲硯池。
抽將一个珊瑚筆。寫我梅花七字詩。

平安山水歌

大悲之嶽鎮京北。半年戴雪半年綠。山脉分派東西馳。愛宕天臺雄且奇。

合圍京邑三面勢。岡巒起伏雲搖曳。觀他穩秀故多姿。映帶朝暉兼夕麗。
山之所在水乃生。溪澗淙淙琴筑鳴。渟蓄為淵流作瀨。桂川似遜鴨川清。
昔予茲地探奇去。暫寓水清山秀處。風花吹硯月娟娟。紅葉埋鞋白雪鮮。
況有吟朋結成伴。賞游題詠經五年。自從妖鬼奪双目。流覽窅然無所得。
名山名水烟霧中。天地無情鬼神默。去泛西溟展墓歸。東京郭外掩柴扉。
朝昏伏枕草堂暗。每憶曾遊肉欲飛。試裁長句咏一咏。水光山色尚依稀。

米囊花

閑人老住林下家。閑庭只有米囊花。花如黃金實似米。富貴欲向隣翁誇。
君不聞鹿臺金谷漫貯蓄。烟消霧散身作麩。

愛松詞

子猷愛竹和靖梅。淵明愛松各奇哉。今我雖兼三者愛。於松特取非凡材。
千年挺翠高標秀。一畝布陰偃蓋開。隆冬已自防凍雪。盛夏又耐遮炎埃。
庭上鬱然三兩株。不知何歲何人栽。為汝蒼蒼含瑞氣。令吾茅屋變瑤臺。

風鼓鳴琴和鳳舞。洋洋雅樂朝暮催。豈但香脂供服食。大夫秦爵何足道。
念汝歲寒不凋摧。松兮松兮我持汝。欲獻君王萬壽盃。

九二

愛竹詞

綠竹瀟瀟無俗塵。含風帶露可清晨。一竿不若數竿好。每歲生孫新又新。
先考故居竹林下。自號竹溪真逸人。家世愛竹吾何否。況有貞節元絕倫。
竹兮竹兮爲父執。祇應愛敬輔吾仁。

愛梅詞

啼軒凍雀有餘哀。雪壓園林暖未回。乍見一花冒寒發。不負稱做百花魁。
先生於花無不愛。宜矣鍾愛及園梅。呼童折取插瓶去。一片春光床下催。
東閣仙郎送詩思。西湖處士乘鶴來。朗朗清吟相顧笑。對花頻瀉兩三杯。
杯薰酒暖陶然醉。使我胸襟爲豁開。梅兮梅兮汝自愛。莫漫隨風委莓苔。

愛櫻詞

櫻花我國之花仙。或謂扶桑未必然。芳野嵐山何窈窕。東臺金井復嬋娟。

彩雲春深丹鳳城。離宮別館錦綺連。九重例設看花宴。野人何容窺御苑。
王侯邸第誰不賞。裙履爭向墨沱川。我園亦植三兩種。淺紅純白黃復妍。
花時舉杯樂妻孥。醉歌聊祝泰平天。櫻兮愛汝不唯我。恐汝棄我飛風前。
香雪颺飄墜泥土。可觀可愛還可憐。櫻兮櫻兮開即落。似喻人生易推遷。

愛蘭詞

世間何草不芬芳。千古唯蘭有國香。郁郁紫英含瑞靄。猗猗綠葉媚朝陽。
孤生絕壁陰苔下。隱若佳人守空房。虛心豈羞艾蕭伍。淑質宜升君子堂。
如何世俗迷好惡。薔薇芍藥托擅情。忍使貞魂泣幽谷。風蕭條兮荆棘荒。
今余視汝如拱璧。植汝盆中移在床。溫時灌水助生育。冷節添衣扞雪霜。
一張焦尾三杯酒。爲汝須歌操幾章。蘭兮蘭兮遇知己。自開自落何嘆傷。

愛菊詞

世人愛菊非一端。愛其花輪大且團。又愛不與群芳競。從容耐久傲秋寒。
清香只合盃中嗅。冷艷最宜月下觀。禹域名賢知所擇。或供朝醉或夕餐。

九三

況有我邦楠中將。取作旗章表忠肝。何況皇家夙所用。爭光旭日耀雲端。
奇芳豈無靈淑德。應托邦基磐石安。古今詞客恣題詠。善寫精神抑亦難。
野生與余還相適。欣然相得比舊觀。令余且暮爲佳句。自唱自和到衰殘。
殘生敢願南陽壽。唯願憂愁爲汝緩。菊兮菊兮若有意。免我處世多悲酸。

九四

愛山詞

玉皇覽余性所宜。降生僻邑寒山陲。山峯突兀爲吾骨。山竹青蒼作吾肌。
山泉可汲薇可采。養成天生迂且痴。所以生來愛山甚。對山讀書日怡怡。
霹靂一聲震寰宇。山坳水湧走龍螭。余亦離山蓬壘去。都門塵土試奔馳。
世情寧與山情近。世路嶮於山路危。白日朱門狐狸立。黃昏紫陌豺狼之。
婆娑輦下志何達。流落江湖身亦衰。衰來卜隱何處好。青山草堂與心期。
青山不深還不淺。草堂足托短生涯。一杯山酒能排悶。一籠山菓又療飢。
山花開落娛朝夕。山月山雲四時佳。山兮山兮余所愛。座山聊賦愛山詩。

愛水詞

有山無水豈多姿。有水無山未足奇。山縈水繞兩清絕。初被遊人隱士知。
山客愛山兼愛水。況乎航路趁歸期。泖中風景甲寰宇。來往數回不避危。
萍踪所到亦遼遠。跋涉幽深輒忘疲。晃嶠踏雲群壑轉。富川回棹衆峰隨。
嗽流台麓山王廟。乘汐嚴洲天女祠。芳野探花春入泖。石山玩月秋浮漪。
高雄澗底看紅葉。耶馬溪頭採紫芝。醉步墨堤烟和雪。吟歸鴨岸柳生颺。
朝煮菟道橋邊茗。夕賦浪華閣上詩。嵐峽石鷄風裡愛。瀉田蘆雁雨中悲。
大磯冷浴宜消暑。別府溫泉疾可醫。月瀨梅開逢好友。秋州浪靜訪窮兒。
保津新漲舟如箭。澱汭漫流挽纜遲。兩見浦邊追海客。三叉渚畔吊蛾眉。
獅飛崖駭狂雷吼。舞子濱憐寶鏡披。乙羽溪琴同鶴聽。函根地獄與猿窺。
穴門音戶觀湍處。布曳霧降對瀑時。龍躍龍門宜植杖。菊薰菊澗可呼卮。
大澤廣澤何編少。醒井走井沸無涯。三郎五玉是名瀆。兩閣四園皆勝池。
榛湖何與猪湖競。遠江自竝近江馳。伊勢河川盡清潔。信濃溪谷多嶮巖。
西南一帶富灣港。東北從來應遜之。神濱殷盛船舶湊。安穩却是賞長崎。

九五

九六
硫黃島蔽瓊瑤浦。白鶴峯臨菌菖涓。凝露臺空松樹老。醫王島古藥苗滋。
姬洲巖洞螭爲佛。海部汀灣石做碁。洛外暗渠何窈窕。湘南玄窟轉逶迤。
帆飛明石散朝霧。篷下白河半夜澌。大洗驚濤雪山倒。湯元絕壁水簾垂。
松島烟波徒入夢。竹田水石那容遺。其餘名勝未遑述。約略令予發騷思。
自從養病青山宅。起臥林窓日月移。猶有小溪通野釣。寒流影落殘楓枝。
盲人遊步不能遠。到此躊躇弄吟髭。水兮水兮不在大。潺潺亦應樂我飢。

愛月詞

碧天如拭歛烟霏。玉兔娟娟出海飛。消長有時何能久。偶喜今夕滿圓輝。
平生視月爲良友。況復盲來所見稀。名山名水隱煙霧。畫舫紅亭事總非。
獨愛姮娥可憐色。披雲穿樹臨柴扉。皎兮正當夏秋際。北斗無芒銀漢微。
園竹篩金影璨璨。野花綴玉香菲菲。烏鵲林中驚不定。馬牛門外夜深歸。
不妨余亦下階步。對影三人情自依。玉顏欲語嫣然笑。使我躍躍生吟機。
武昌高會何須羨。赤壁仙遊不足希。月兮月兮與汝約。每逢良夜勿相違。

煖硯歌

有朋有朋遠方來。貽我端硯真美哉。紫質白文瑩且潤。粲如玄窟石英開。
磨挐其面又何滑。研墨不會要砭砭。須臾汁成濃若油。窅然含輝無浮漚。
揮筆直書三數字。蛇蟠蚓結雲煙流。墨有光輝由硯美。沈沈漆色滿絹紙。
清貧久苦文房虛。筆獲斯珍亮可喜。硯乎硯乎益我多。煖之將用金巨羅。
我酒醇兮我看好。陶然以老我顏酡。煖硯歌兮歌亦永。不歌其如美硯何。

子龍伯輝見訪

君不見冠履倒施塵眼濛。英雄只能識英雄。又不見世情悠悠趨勢利。君
子之交淡如水。伯輝落落青雲姿。淹貫經史摛文辭。妙齡托志在經世。麒
麟寧可係而羈。子龍長卜山中宅。松影落階雲遶席。唯以圖書願天真。臨
風長嘯明月夕。二子才能各有當。春蘭秋菊爭芬芳。吾亦由來惡俗物。義
氣相許鐵心腸。却憾人生似萍梗。合時苦短離時永。竹有翠兮梅有花。愛
而不見徒憂耿。是日相逢慰素心。草堂擊鮮酒堪斟。龍泉無恙冰霜色。綠

綺依然山水音。興酣論破今與古。颯颯坐間來風雨。明時俱抱杞人憂。慷慨半夜聞鷄舞。天生我輩豈徒然。上報邦家下祖先。賈董元稱一時傑。高論大策至今傳。鷓鴣悲鳴歲將老。風霜日日凋芳草。丈夫窮達未可期。名節要令後生道。

石垣原懷古

玄雲漲空寒景飄。風吹野草晚蕭條。云是慶長戰爭處。飛鳥失群狐兔驕。豐侯昏愚天所滅。聚合餘燼嗣前烈。兵折旗倒死不能。獨憐壯士完名節。我來吊古步遲遲。苔蝕斷碑蚯蚓悲。昇平二百煙塵絕。唯有土人說往時。

中元從家君上冢有感

原頭白露凋豐艸。嫋嫋秋風木葉老。山空日暮感懷長。手携香火攀墓道。鞠躬趨拜誰憚煩。邦俗方屬孟蘭盆。桑門禮制雖非古。報本反始義則存。君不見開國元臣耀功烈。子孫多半有罪絕。或以亡嗣養非類。名如永建實已滅。積善之家有餘慶。瓜瓞綿綿于今盛。世濟其美衆所多。忠孝視我

家法正。穆穆嚴君鸞鳳姿。念祖修德多令儀。歲時奉祀盡誠敬。清貧何必備物爲。

掃煤歌

炊烟朝暮凝作煤。瀾漫戶壁和塵埃。掃之自有般般式。一家一年唯一回。寒天朗朗嘉平月。北里南村同日決。男拂女拭相喚呼。喧騷劇於追儻節。垢污盡除微盡驅。要令室內歸清潔。君不見邦家積年煤有餘。相君其當大掃除。

大分縣獎學會席上作

君不見大分縣富山水奇。馬溪幽邃鶴峯危。雪濺珠迸百川水。流入豐洋碧無涯。又不見大分縣產人如玉。前稱三浦後帆足。淡窓之詩奪天工。竹田之畫絕塵俗。地靈人傑孰能爭。海內一時讓文明。繼而起者何濟濟。雲蒸泉湧幾賢英。但憾瓜分無統理。意向紛若各碁峙。譬猶良材委草萊。奈何聚成大厦美。世運滔滔天亦偏。一邦氣象慘寒煙。滕薛難當齊楚大。進

攻無策泣血漣。幸遇同人意投合。創設一會相誘納。不唯獎學兼輔仁。要將群力起衰颯。嗚呼中興新政天人順。忻我縣出議員僑。翩翩聯步玉堂高。恰好提携布論陣。吾願公等執掌餘。共助茲會煩煦噓。闔縣協同會倍隆。大分縣兮其將有嘉譽。

100

次某氏漁父韻

江村木落秋雁飛。溪寺鐘歇暮雲歸。投竿釣得魚三尺。扁舟不繫從所依。風前醉唱滄浪曲。渺渺煙波浸月輝。老來身事都如此。肯問人間是與非。

秋夜長

點點蓮花漏響長。鴨爐消盡水沈香。深閨少婦不成寐。月前獨自織流黃。流黃札札勞杼柚。一經一緯淚一行。簾幙無人秋氣冷。露華如水濺羅裳。自從君子從征役。天末無時不永望。聞道胡兵仍失利。天子銳意事朔方。不知邊事幾年定。憐君鐵衣臥沙場。八月長安木葉老。玉門關外飛雪霜。生則異穀死同室。自誓此意長不忘。

始聞秋風

春夢茫然逐流水。吟魂飛落夏雲裡。蘊隆炎熱妨安眠。出入蚊螻臥復起。一夜窓前漸瀝鳴。葛衣忽覺早涼生。始疑秋雨灑庭樹。良久乃知是風聲。秋風驅暑雖可悅。秋風送悲又何切。梧桐一葉飛窓前。天地變成搖落節。開戶皎然星月高。老松脩竹捲波濤。令吾詩思勃然發。吟咏琅琅揮彩毫。

吟月

誰磨寶鏡懸天闕。碧宇無塵光彩發。習習涼風吹芰荷。涓涓白露滴林樾。幽人平生無所嗜。唯愛明月照吟髭。褰裳散策步清影。烏鵲聲中欲睡遲。夜深三遠長松樹。不識冰輪沒烟霧。

五言律

春興

101

梅花看已過。桃李復嬋娟。雲暖九衢曉。雨香三月天。鶯歌恒自適。蝶夢暫相牽。盡日無人到。閑窓獨草玄。

春夜不眠

不眠何耿耿。春夜亦如年。月出聞歸雁。風來認斷絃。懷人滄海上。戀闕紫雲邊。積思紛成藻。連宵獲幾篇。

梅雨二首

朝來晴復雨。白日轉冥濛。潦長城濠溢。烟沈陌樹空。雷聲亂簷馬。微氣入薰籠。知是插秧節。鄉村爭就功。黯淡園林色。黃梅墜玉紛。不知天上日。唯見屋頭雲。道壞馬牛苦。溪盈魚鼈欣。隣村吟友在。幾日不相聞。

雨中看榴花

萋萋綠葉底。灼灼着朱英。雨濺光難滅。烟遮數自明。亞枝嬌有態。委地寂無聲。早晚收嘉果。蟻珠掌上輕。

清溪阻雨

偶過清溪邸。須臾雨沛然。屋雷環佩碎。檐角水簾懸。打破終宵夢。憂愁兩日天。青山歸不得。空望暮雲邊。

苦雨

淒淒還浙浙。天地雨聲中。玉兔迷黃道。金烏隱紫宮。演談應廢會。建築乃停工。余有幽憂疾。沈吟思不窮。

喜晴

物皆資潤雨。喜霽即人情。嶽欲登樓望。賓宜倒屣迎。炊烟村舍迥。晒布野川明。最見農夫笑。西疇向晚耕。

哭有馬龍齋

古哲說無常。君行何太忙。音容猶在眼。幽顯已殊方。明月沈江海。白雲遊帝鄉。從今下榻處。誰共討詞章。

夏日偶成

陽春雖可樂。夏日亦為佳。躑躅紅埋逕。莓苔綠上階。溪山快眺望。雷雨爽襟懷。更愛涼蟾夕。尋詩到水涯。

患眼

患眼自中年。醫治竟不痊。比來滋甚矣。所觸盡冥然。叵覩園中物。空疑臥內烟。傳經非可及。搔首愧先賢。

夏至有感

二至分冬夏。寒溫轉瞬頻。虛空懸軌道。世界運風輪。只說往而復。安知遷以新。人間爭得喪。奈此眇然身。

夜吟四首

夜吟春自好。纖月映花明。獨為哀絃發。時教宿鳥驚。樓臺少年夢。梅柳故園情。伏枕窮閭老。無由答太平。

夜吟偏適夏。疎箔引輕颺。驟雨初收處。新蟾欲吐時。薔薇香馥郁。蒲柳綠參差。憐殺廊公鳥。數聲如喚兒。

夜吟秋可愛。風露洒涼軒。碧桂烟中闕。清砧月下村。索居違益友。誰共酌芳樽。發篋遺書在。猶欣古道尊。

夜吟冬亦可。擁被倚紅爐。寄興月兼雪。遊心山復湖。虛榮類兒戲。曲學索皇謨。細繹天人理。能無拍案呼。

夏夜

夏夜匆匆耳。如何欲睡難。病軀長抱恨。人事動生酸。土濕蛙何聒。幃穿蚊即攢。每聞風雨過。還恐害芳蘭。

端午

復見榴花笑。佳辰酒合醺。人情存舊慣。世事拘虛文。菖濕屋端露。鯉昇空裡雲。美哉蒸餅贈。親戚續殷勤。

淫雨

淫雨何當歇。濛濛澤國天。頑雲埋遠嶺。濁浪漲平川。草木乘時茂。魚龍越境遷。祿祥多妄說。休學董生篇。

秋之望。月色殊佳。散步園中。得律五首。

步到梧桐井。停筇待月生。門前歸馬盡。屋角斷煙晴。玉兔徐揚彩。金鐘忽放聲。一點風露白。秋氣有餘清。

野暝棲鳥定。衡門掩薜蘿。月臨三五夕。人盡短長歌。殘葉樹梢少。晚花籬畔多。衰年拚隱逸。奈何此聖明。

林園朗月來。闔巷飛塵靜。細菊動幽香。疎松落清影。宅非名利鄉。詩有神仙境。吟屐步空庭。不知衣露冷。

碧天無暗翳。明月有清光。竹徑烟生影。茶園露結芳。吟兼虫語苦。思入笛聲長。勝事渾寥落。京華不可忘。

鴻飛欲晚秋。葉下將寒夕。林寺鼓逢逢。野亭燈寂寂。懷人感合離。對月悲今昔。半夜獨彷徨。無心枕苔石。

既望雨中作二首

昨夜月團團。今朝雨拍欄。天心胡可測。人事亦多端。菊恐黃花瘦。荷傷翠

蓋殘。秋光看復晚。買酒敵新寒。

蕭條還浙瀝。苦雨濺殘秋。樹色朝來暗。簷聲夕未休。嫦娥雲表怨。蟋蟀草間愁。落落滄洲趣。無緣問昔遊。

月夜

靜夜草堂開。吟懷亦爽哉。雲從郊外散。月自樹間來。鐵笛聲何壯。銀河影自迴。薄寒初砭骨。思把菊花杯。

訪隱者不遇

爲是探芝去。無緣把酒逢。閑園留一鶴。曲徑向千峯。掃石空題字。回頭獨聽鐘。歸筇過僧舍。已被亂雲封。

飲某廟祝家。席上賦贈

名山離俗境。美宅近神宮。接客松軒下。行盃菊院中。清官欽世守。古道仰玄風。却枉揮毫處。羞吾句未工。

江上送人

聽斷津亭笛。悵悵送客歸。孤帆千里別。舊雨一樽違。白鷺江邊起。丹楓岸上飛。滄波浩不極。日暮望依依。

山中別人

不忍臨溪別。懷君用意敦。班荆聊復酌。舍爵悵無言。犬吠青山寂。雲來白日昏。跨鞍從此去。今夜宿何村。

宿山家

景沒空山路。雲深隱者居。叩扉求宿處。卸擔就爐初。雞黍情何密。林巒計亦疎。臥聞琴筑響。篔簹水落空除。

宿村家

露宿虞生疾。田家幸見迎。桑麻試閑話。芋栗遣羈情。寺近疎鐘動。山低片月明。村童知嚮化。林外讀書聲。

宿漁家

好哉湖上宿。秋景亦堪耽。柳樹烟將暝。蘆花雪半含。解衣忘禮俗。浮白聽

漁談。稍覺滄洲近。烟波夢正酣。

宿酒家

候門無可往。却入酒家眠。白首存狂態。紅燈憶少年。道唯陶靖節。豪豈李青蓮。興到裁詩句。何妨世上傳。

宿山寺

非關蓮社約。偶入虎溪投。仙梵月中湧。佛燈雲裡幽。深山多勝景。大寺富名流。行客未明起。獨悲前路悠。

宿津亭

怒濤舟未到。聊且駐津亭。客散燈火落。潮來海霧冥。歸心方若箭。浪跡尙爲萍。浙瀝中宵雨。憑欄酒忽醒。

宿友人宅

醉歸憂道遠。投宿故人家。剪燭徐繙卷。圍爐漫品茶。竹雲連砌靜。松月入窓斜。轉喜交情熟。朱陳未足跨。

宿祠官宅

獨步遊靈境。瑤林忽已昏。欲求神道秘。來叩地仙門。鶴睡松圍屋。雲開月映軒。蘭湯沐浴罷。玄話對青樽。

秋盡二首

逝水無由駐。今秋忽復過。興隨殘日盡。情與暮雲多。不結黃梁夢。將成白石歌。夜闌聞朔吹。園樹更如何。稿葉飛將盡。乖人恨不勝。九秋唯片夢。四壁有殘燈。路阻鄉音斷。病深髮色凝。思詩入三昧。却似夜禪僧。

立冬

西成終昨日。朔易始今朝。鶴舞霜天迥。烏啼林景搖。泉聲無磬沸。野色倍蕭條。且喜瓶中菊。殘香未肯凋。

冬至

節物催南至。陰郊緩朔風。未知梅信發。唯見硯冰融。野笛晴烟外。林鴉暮

景中。意行園圃好。何用哭途窮。

望岳

誰能將白玉。刻此萬尋蓮。獨立空中聳。高臨海上懸。塵埃何可污。草木亦成仙。要識神州鎮。無山與比肩。

寒夜

凍雨方成雪。寒燈忽結花。詩唯生枕上。夢自向天涯。斷雁呼雲急。疎鐘隔水遐。故山年且盡。松竹掩田家。

宿于小武河野氏

叩門昏乞火。前路步應難。何識故人意。偏憐行子寒。圍爐烘衣帶。掃席列杯盤。坐聽蕭條雪。終宵撲竹欄。

今年

今年京洛地。頗覺減寒威。囊裏冰纔結。簷前雪未飛。林香梅蕊綻。圃綠麥苗肥。況復春將近。黃鶯歸不歸。

喜雨

喜此連朝雨。春郊早暖回。色滋全圃菜。香暖半階苔。不啻催詩句。真堪勸酒杯。瓶梅相對笑。已見七分開。

洛東寓居雜詠三首

地僻隣禪寺。居幽負竹林。煙連鶯嶺下。路接鳴川潯。且暮磬聲徹。春秋松影深。歌成無和者。閑却五絃琴。

擾擾河東市。塵飛不及門。休嘲寓居陋。尙覩老松存。永晝披黃卷。清陰對綠樽。偶然良友過。上下古今論。

竹窓宵聽雨。梅塢曉迎晴。愁向樽前散。詩從枕上成。優遊堪送老。交際懶求名。時有門生到。談經暮景傾。

哭菱田海鷗

多病憐才子。窮交憶故人。如何藝園秀。辜負太平春。渺渺雲山遠。蕭蕭竹雨頻。客窓徒感舊。琴帙爲誰陳。

己亥元旦

十二漏聲盡。年華從此分。閣殘松上月。峰曉鶴邊雲。臘事連春事。新聞續舊聞。料知城闕外。車馬定紛紛。

聞兒傳進秩喜而作

斗獲郵書報。朝恩益俸錢。致君非可企。盡職便爲賢。身做塵中客。心游物外天。育英還自好。胡願玉堂仙。

草堂除夜

歲暮無人過。圍爐酒半醺。吟髭燈下雪。病眼坐間雲。猿鶴須同樂。親朋久絕聞。尋思舊時夢。鐘漏入宵分。

春陰偶成

春天何漠漠。孤我仰瞻情。欲雨還非雨。將晴竟未晴。林花應有恨。玉燭奈無明。咫尺愁雲際。何邊是鳳城。

五言律

初冬田家

隴圃逢冬節。林邱對晚晴。市烟連野淡。山翠隔溪明。天麗小春色。宅深幽鳥聲。松間銀杏聳。菊外米囊榮。曝背娛心性。看雲薄世情。不追元凱癖。逃得伯休名。窮自勝虞氏。病將同馬卿。猶歌擊壤曲。且欲答昇平。

冬夜二首

星官知節逝。物候見陰窮。啓戶冰霜白。親爐楮紅。松風鳴鼎裡。竹葉泛壺中。人與圖書老。道兼天地通。名山詩落漠。官跡夢朦朧。獨坐寒燈下。愁聞雪撲櫺。

塞牖防巽二。開樽問杜康。樹間風挾雪。烟外月凝霜。骨冷疑衾薄。神清訝夜長。青年何可復。紫闕竟難忘。慨世空華髮。懷人幾斷腸。隣鷄鳴欲旦。老

朽豈翱翔。

謁文簡先生墓

童年欽盛德。後學繹微辭。道極三才奧。風高百世師。惜哉生僻陋。爭得有施爲。鸞鳳棘中老。芷蘭霜底萎。山空蒼柏茂。寺古斷鐘悲。佇立墳前路。悽然欲語誰。

七言律

春日閑居二首

朝嗽煥發野梅枝。却怪黃鶯奏曲遲。春雨春風宜種穀。一丘一壑可題詩。功名不解甚麼物。富貴從他寧馨兒。慚愧孟光能舉案。菜根還好下醅醅。一身雖老未全衰。杖履逍遙獨自知。春到數牽芳草夢。閑來聊批故人詩。蛭因暖雨昇園樹。雀蹴新花落野池。珍重瑤琴藏在匣。懶將山水問鍾期。

次關鴨渚夙起韻

池亭曉色水雲閒。起見殘蟾落影孱。夙與林泉締盟約。不妨魚鳥識容顏。秋花綻處香三徑。老竹低邊綠半灣。無復俗人來擾事。日高猶未啓玄關。

訪關鴨渚次韻

宿雨全收秋景閒。山如吟骨瘦孱孱。風流君自陶家趣。憔悴吾唯楚地顏。紅葉青苔滿門巷。落霞孤鷺下汀灣。暫時情話人辭去。隨意重雲鎖石關。

訪熊谷三村次韻

老去初欣一知荆。高門今日謝將迎。詞壇君是胸藏甲。世味吾何指染羹。千頃陂池滾清濁。一畦芳草任枯榮。憧憧從此相來往。莫使雷陳獨擅名。

重陽

獨憐幽菊未揚芳。奈此殘秋宿莽荒。四野寒烟催暮色。一川流水送年光。身罹大患吟彌苦。事悟前非感自長。客到開樽成薄醉。餘生尚有幾重陽。

本田某來訪席上作

柴門剝啄午眠醒。蹶起延賓坐草亭。松帶寒音低小砌。菊分秋色上孤瓶。三杯欲訂十年約。一世難逢雙眼青。醉話不關身已老。還教遠思向南溟。

此日談及臺灣事故云爾

霜天雜詠二首

忽瞻鷹擊下霜空。鳥雀紛紛亂入叢。茶俯素顏愁背日。榴開丹顎笑迎風。游魂利鬪名爭外。得句林棲雲臥中。多病畏寒如畏虎。未昏先已掩房櫳。十月郊村滿地霜。衰軀懶復試翱翔。一籬晚菊留秋色。半樹殘楓帶夕陽。狸與蒼蠅爭逐暖。園連綠野總將荒。親朋偶有鵝黃惠。手摘蕪菁附孟光。

次韻關鴨渚席上見贈作。

羨君嘉遯鳳城隈。學有淵源詩有材。吟社多年訂約去。玄亭此日問奇來。人間樂境書千卷。腋下清風茗一杯。癢癩自傷相遇少。笑顏猶得幾回開。

秋雨感懷五首

秋天淫雨濺郊墟。病臥荒村一草蘆。燈帶冷烟吹破壁。蟲兼暗滴響幽除。

平生處世渾多悔。宿昔攻文未免疎。中夜不眠空伏枕。茂陵千古憶相如。雨將秋葉兩紛紛。千里河山起濕雲。連廓樓臺看不見。隔溪鐘鼓聽難聞。曾疑世道隨流水。詎料人心做落曛。詞客亦憂天下變。欲教童子誦新聞。浮雲漠漠雨漫漫。感入深秋思萬端。草舍厭聞鷓鴣語。朱門驚見沐猴冠。旋傳北地仍窺牧。勿怪東洋欲倒瀾。無限憂心和暮色。悄然吟倚竹欄干。一天雲意接三朝。釀作傾盆大雨颺。已向園中淋橘柚。又來窗外瀝芭蕉。農夫夙抱憂虞重。病客寧無計慮焦。不斷秋聲生百感。空齋獨坐夜寥寥。應是原田穀未升。突然風雨灑丘陵。重重林木露華下。沸沸溪潭雲氣騰。初夜鄉隣鳴急杵。幾人墳墓寂疎燈。秋窓也有沈憂客。每聽寒聲意不勝。

熊谷君寄示近作次韻以酬

一從罹疾臥柴荆。無復交友迭送迎。斗見辭章擲金石。頓令胸臆慰墻羹。高才獨擅江湖長。盛代同違勳爵榮。何日杖藜相訪處。窓前綠竹此題名。酬佐野柏州見寄次韻

白髮青袍老帝京。登樓獨愧仲宣名。因君戀戀新詩贈。慰我悠悠故國情。落日沈山鳥未返。西風捲野葉皆驚。孤燈冷雨虛窓夕。只有夢魂尋舊盟。

墨菊

一枝黃菊擅妍姿。翻入何人筆底披。紙上肯教秋雨瀟。窓間猶映夕陽奇。屈餐陶醉空殘夢。戲蝶遊蜂總不知。獨對此圖無限恨。卅年荒過故園籬。

酬保科兄見寄次韻

一別天涯思萬端。書來正識起居安。論交感子無忘故。抱病憂吾未獲丹。詩學生平同道味。陸沈前後掛朝冠。何當共醉松軒月。話到關山雨雪寒。

客年兄官北海。余即西遊。數歲不相見。起結故及。

閒中漫興二首

黃金不用鍊丹砂。白社唯應點綠茶。古竹無心清憂玉。長松有態亂飛釵。閩山月出狂群犬。晉國龍歸失一蛇。占得幽居閑富貴。樽前笑對米囊花。北風蕭颯起松濤。倚劍秋天一閣高。雲際妖星明似月。人間厲鬼亂如毛。

深山自古龍蛇隱。廣陌於今鳥雀朝。白石歌成霜夜冷。何人更為脫綈袍。

感時事

見說狂風欲起瀾。北溟形勢想三韓。秋橫塞色氛埃黑。暮送軍聲鼓角寒。制勝艦船如有備。折衝樽俎亦非難。不知星使誰家子。除却宸憂保國安。

閒居雜詠

絕念曳裾身中清。圖書鷄犬共柴荆。衰殘竟作丘明病。搖落胡勝宋玉情。月到下弦多見魄。菊逢寒露劣呈榮。天恩未果涓埃報。愧似陰蟲訴不平。

仄聞鶴駕西巡。自播如藝視海軍。贊恭賦一律

曾傳鳳質未離冲。豈識龍姿已自雄。駕艦藝洋波浩蕩。翻旗吳港月玲瓏。晨昏敢缺周文禮。學術須追漢武風。想得兵燹巡視日。無量渥露下青空。

孟冬某日車駕臨赤阪離宮觀菊。仄聞盛事恭賦一律。

振振羽騎出崆峒。覽菊青山赤阪宮。苑囿應霑周德澤。衣冠自帶漢流風。清如合璧含霜白。艷似聯珠映日紅。內外臣僚齊唱壽。歡聲祇在瑞雲中。

擬天長節應制

鳳翥鸞翔聖節天。祥雲瑞氣洽山川。菊環紫闕秋何艷。松擁金城景自鮮。草澤有人歸德化。廟堂無吏不忠賢。侍臣濟濟文章足。誰繼斯干奏一篇。

擬陪觀兵青山練武場

聖節乘晴閱六軍。鸞輿出幸望氤氳。金烏弄影旌旗肅。鐵管飛聲隊伍分。馬若遊龍生喜色。人如偃草和風雲。佩章赫赫多良將。誰是西征第一勳。

擬聖節陪御宴應制。

元元顒顒仰天家。共說中興偉蹟遐。北扇仁風柔愛弩。南宣武略鎮高砂。豐年自表雲臺瑞。令節宜觀菊苑花。幸入鵷班陪御宴。不勝醉飽永咨嗟。

仄聞東宮將有立妃之典賦此志慶。

備禮春宮自有期。應依舊典冊元妃。令名今日稱天妹。盛德他年想母儀。仙菊永存玄圃色。瑞松偏保歲寒姿。至尊從此安宸慮。寶祚無窮鞏國基。

天長節保科詞兄見訪青山草堂。相對劇談快話。依次其所示近

作之韻以供一噓。

不意荒山見所思。慰吾隆老髮絲垂。雲開令節多祥日。霜薄殘秋未盡時。鶴夢豈離松樹影。蜂心猶戀菊花枝。酒間談劇君休笑。狂態從來學牧之。

草堂偶成次韻

豈有紛冗攪我思。林窓閑掩薜蘿垂。耽詩骨老眸昏後。愛茗香殘酒醒時。天燭帶霜初發彩。山茶經雨半辭枝。不平還欲鳴昭代。苦憶當年韓退之。

送關鴨渚遊南總

豈同遷客赴湘南。醉笑離筵酒正酣。海上雲霞如有約。山中樹石亦宜探。幽情且與漁樵會。韻事何關勢利談。往復期程冬尙早。應餘楓錦照歸驂。

冬日寄佐野栢州

一別家山隔舊歡。若爲霜露歲華闌。芳醇尙記洗杯醉。縹帙無由連榻看。洞達亭中松自茂。逍遙園裡菊將殘。衰遲只作防寒計。擁被南窓夢亦安。

洞達亭栢州堂號。逍遙園予之所居也。

月夜保科致堂岩佐眉山見訪次眉山近作韻

簪裾豈必入承明。丘嶽唯應養野情。人奈行藏皆有命。我悲心目共成盲。聖時運使藝文蔚。良夜談兼風月清。三唱馬溪探勝句。不禁鄉思若雲生。

眉山爲予誦其所作馬溪詩諸篇故及之。

十一月十日熊谷氏例會。余患眼不能往。伏寄諸君併乞雅正。

茗溪東畔隱倫家。想見霜天詩趣賒。林外午烟迷短景。園中天燭侶殘花。案堆今古名人集。門駐風流長者車。莫怪張生空負約。盲來尙未辨杯蛇。

冬至

凜冽墻陰宿雪殘。微陽出沒凍雲端。唯因曆報存佳節。頓使詩情起小瀾。榻外無人來問病。爐邊有酒足防寒。園梅未笑水仙睡。挿得南天瓶裡觀。

重寄佐野栢州用前韻

何當重接故人歡。對月相思坐夜闌。隣舍笛聲風裡聽。屋梁顏色夢中看。詩逢知己情加切。別爲經年骨自殘。臘盡錦江烟雪暮。滿園梅竹定平安。

桂湖村批評拙稿伏謝。

二二四

燕章誤被大方推。正是光生腐草時。驚馬尙希逢伯樂。古琴奚敢望鍾期。
棣華偏處室相遠。蘭臭發邊心自馳。安得清風竹林下。晤言半日醉追隨。
己亥歲晚

住在人間何免俗。遵依家例欲迎年。掃煤要是清窓戶。搗餅唯應薦祖先。
室撒豆時驅疫氣。門栽松處引祥烟。吟翁別有閒中務。醉後寧無歲夜篇。

歲晚贈眉山次韻

一臥窮閭負聖明。每懷良友獨懸情。江湖歲晚龍蛇蟄。雲霧天寒日月盲。
世上波瀾隨處有。閒中趣味與人清。知君藻思先春發。起檢盆梅對麴生。

歲晚贈致堂次韻

孤吟不寢又天明。索莫何勝麗澤情。文字有因恒汨汨。塵寰無事不盲盲。
一池冰凍水仙瘦。四野陰風松籟清。幸得新年重相遇。屠蘇同酌話平生。

除夜

流水聲中節序移。還逢除夕捻吟髭。竹經南至生鞭早。梅向隆冬點蕾遲。
羽檄未飛邊事靜。厲氛將蔓物情危。殘生且保丘園樂。笑舉村醪綠滿卮。
斗星旋轉歲云徂。雪裡微陽草未蘇。守夜何須投白社。防寒只合近紅爐。
燈明萬戶人相話。鐘度千林鳥欲呼。吟叟別無新趣向。每年依樣畫葫蘆。

中津訪渡邊詞兄。詞兄欲留余一日。爲簡桑名野本諸子。相共爲
文字之飲。余有故不得駐。匆匆辭去。臨別口占。

擬引名流酌玉壺。殷勤留我謝情殊。詩書講道野文學。禮儀維邦桑大夫。
勝事無緣歸計蹙。殘年有限旅魂孤。朝來空逐浮雲去。望斷山河天一隅。

清溪春興八首

問關鳥語隔簾櫳。柳裊梅薰院落中。老境詩成春寂寞。殘宵夢破月朦朧。
秦時總習申商術。漢代誰尋黃綺風。笑傲烟霞身亦病。不須懷刺謁王公。
春入溪邊老樹梅。半庭香雪掩莓苔。煎茶竹院看雲湧。聽雨芸窓覺暖回。
詩國唯應占天爵。野翁豈必戀蘭臺。松間月下風笙響。又恐飛仙御鶴來。

二二五

閒亭築起鳳城西。人與松雲托隱栖。淡淡春天歸雁滅。朧朧曉樹乳鴉啼。
昇平有象烟籠巷。造物無私花滿溪。世上功名非我望。何妨竟日醉如泥。
解道山林遠市朝。衰殘不復夢雲霄。林居却接親王邸。澗道斜通辨慶橋。
暖日烘紅花漫漫。輕風曳綠柳條條。窮人亦浴清明澤。擊壤歌成頌帝堯。
曾希大隱在人寰。養老墻東木石間。自有丘園開樂境。莫教塵土污玄關。
幽情欲吸杯中月。遠夢時遊海上山。且喜催花春雨下。簷雷向晚忽潺湲。
微風細雨養花天。白髮青春轉悄然。各地所親成遠別。閒房容膝送餘年。
心迷學海瞳先死。夢討名山骨未仙。故國田園荒薺晚。慈烏啼過墓門烟。
茗爐詩卷淡生涯。寄跡清溪處士家。一市曉烟殘月影。四簷春雨落花。
神仙有命終歸盡。富貴無名豈足誇。好使青樽對黃鳥。衰顏半日爛成霞。
失却山光映戶青。烏啼花落雨冥冥。衰躬罹疾拋芳事。永日端居養性靈。
安用暗投明月璧。要須閒草太玄經。還喚靜女彈焦尾。一曲春聲隱机聽。

次韻中洲三島君新年述懷兼自壽古稀五首。

翩翩彩服舞青陽。春入家庭萬壽觴。天祐吉人无不利。德持中道豈非強。
朝正北闕衣冠儼。侍講東宮竹帛香。弟子如雲多顯達。先生自作丈人行。
休道半生嘗苦辛。眼看金紫夙縈身。人躋者壽名聲重。運屬文明禮樂新。
周代流風敬師傅。漢朝詞藻和君臣。晚來賜酒望春苑。梅映瑤杯無點塵。
白頭應辟侍青春。憶起當年四皓身。霜後紫蘭薰几席。日邊丹鶴脫風塵。
豈唯脩德素高世。自是養生還過人。聞說兩宮恩遇渥。遐齡未許解朝紳。
松揭高標傲雪霜。一樽仙醞百憂忘。滿堂琴瑟春無恙。挂壁煙雲墨幾行。
講說麟經明治亂。追陪鶴駕策玄黃。儲公令德如朝旭。發耀憑君輔道方。
將朝盛服待天明。萬戶千門漏已更。海上雲霞催曙色。城頭草木帶春榮。
拜趨宜盡闕廷禮。獻替自殫臣子誠。壽考風流清富貴。香山白傅好齊名。
題梅竹双清圖。賀某氏翁媪八十初度。
梅竹双清八十春。阿誰畫出見情真。烟籠翠色娟娟秀。月映瓊姿的的。
唯見虛心和婉質。可憐才子伴佳人。世間又有長生者。若許同庚罕比倫。

重次中洲三島君新年述懷兼自壽古稀五首韻

二二八

壽詞如鳳唱朝陽。滿座佳賓獻玉觴。學涉三才何廣博。齡逾七秩倍康強。
陪觀御柳瞻春氣。夢遇先師掬古香。蹇蹇能持匪躬節。王臣不獨趁鵷行。
杯有屠蘇盤有辛。歲端初祝杖朝身。梅花發砌春泉迸。松翠當軒曉日新。
藝爲多能兼大小。藥由無病失君臣。興來欲把情懷述。也就明窓拂硯塵。
瑞色天開初度春。溫容德潤古稀身。由來達識無偏見。不是遜言同俗塵。
松韻竹香吟裡月。墨飛毫走醉中人。欽君忠信涉波早。聖訓何唯書在紳。
東風吹拂鬢邊霜。沐浴恩波老可忘。一帙文章都衛道。滿門桃李欲成行。
儒冠亦好衣狐白。壽席何嫌嚼蟹黃。藝藥詩田春二頃。乘閒採擷補仙方。
白髮青雲會聖明。韶光復喜歲華更。曾經蠖屈志愈壯。乍伴鸞翔身迺榮。
自昔乾坤終不改。于今木石亦存誠。翹然齒德高朝野。共仰儒林碩果名。

寄人

官途似是上嶙峋。莫羨朱輪與錦茵。鶴唳虬吟分月夜。松貞竹秀傍霜晨。

窮神方枝須由學。養素丘園在保身。辨得杯蛇春亦好。烟郊同賞物華新。

寄町田柳塘

曾悲舊識比晨星。斗喜新知雙眼青。日報因君弘採錄。詞壇使我免伶仃。
老病身似風前燭。離合蹤同水上萍。欲訪地仙穿竹去。暮山秋色霧冥冥。

廣瀨青村泊護江。有詩見寄次韻以酬。

猶聞港口泊孤篷。却憶橋頭分手匆。一夕酒罇人自邈。千年縞帶意何窮。
黃城樹色迷斜照。紫海潮聲怒晚風。欲托飛鴻傳尺素。悠悠別恨滿長空。

七言排律

九月十三夜賞月

豈憾菱花尙未全。須知玉兔已堪憐。青輝拔浪離溟渤。素影披雲上碧天。
烏鵲橋邊星彩滅。鳳凰城角桂香懸。清涼雅宴思昭代。筑紫哀哦悵昔賢。

二二九

禁掖何無千載例。歌章合自九重傳。野人草芥追餘韻。良夜杯樽有宿緣。

一三〇

五言絕句

嵐山八勝錄三

綠陰

千山紅雨歇。四月綠陰新。好引城中士。來爲林下人。

螢

南風吹大火。腐草亦光輝。斗被兒童逐。颺颺入檻飛。

瀑布

練糸垂樹杪。珠玉散岸阿。但倍名山趣。飛流不在多。

題佐藤氏杏春園以園字爲韻五首錄四

移植仙家杏。蔚然千歲存。春來花爛熳。誰不賞芳園。

昔日旗摩壘。今朝花滿園。悠哉人世事。只合醉忘言。

園係舊富來城趾故云

閑居無俗事。日涉杏花園。唯有乞丹者。頻頻來叩門。

休惜春光過。綠陰滿杏園。離離珠可摘。頒與幾兒孫。

寄佐野柏洲在觀海寺。

君臥山中閣。吾憑海上樓。閑雲日來往。好載夢魂遊。

後藤氏席上次韻二首

累積成丘阜。須知時即金。不通天下事。何獲古人心。

前賢書所感。一字值千金。余老廢毛穎。無由寫素心。

寄人在三州八首

人生多遠別。客淚易沾裙。料識秋風晚。天邊望白雲。

秋雨豆瓜柿。春風梅李櫻。故園無限興。今日獨懸情。

秋風吹菓樹。赤玉滿枝新。莫道甘如蜜。凋零不待人。

辭親如昨日。轉瞬忽殘秋。祠樹紅成錦。何如筑紫州。

一三一

月苦參山夕。風淒紫海秋。中宵兩地夢。相逐去來舟。
林風如有恨。月露欲成霜。尙記東軒下。談詩坐夜涼。
月瀨一株梅。由來絕世埃。不知冰蕋色。今歲爲誰開。
渺渺雲山阻。蕭蕭風葉頻。一輪今夜月。三處照三人。

雲鶴山雜咏七首

雲鶴不相離。山房趣自奇。道人時一笑。俗士豈能知。
鶴宿孤松上。雲生巨石根。此內存妙理。欲說復無言。
老鶴清於月。閒雲亂似花。招雲還喚鶴。各與一杯茶。
雖在市坊內。仍存林壑幽。請觀黃鶴影。常遊與白雲。
鳴鶴和仙梵。歸雲亦可人。出門纔一步。十丈漲紅塵。
白雲與丹鶴。長傍此山扉。鶴舞雲應舞。雲飛鶴未飛。
山僧能說法。人泣雨花筵。半夜雲深處。何妨鶴與眠。

別府客樓遣興十二絕。似春野子散。錄十

賢哉春子散。京洛舊知音。邂逅江鄉道。欣然悅我心。
我心一何悅。同到海之濱。爲說茲鄉樂。無端思古人。
古有風流士。江山放曠懷。一從遊此地。呼做小秦淮。
秦淮是仙境。不與世間同。樓枕落花水。橋橫楊柳風。
楊柳橋邊立。回頭落日間。朝雲兼暮雨。貌出古巫山。
巫山雲雨色。楚客巧辭章。朝暮笙歌作。無人不斷腸。
斷腸花又月。一刻直千金。不管我曹事。憑樓獨若吟。
苦吟還自喜。春雨正蕭條。靜坐幽窓下。無心度板橋。
板橋何用渡。客舍酒堪斟。也有梅花發。流鶯似弄琴。
琴書堆處醉。詩興又悠哉。好友時扶老。溫泉一浴來。

七言絕句

次韻保科致堂九月十三夜羽田舟中賞月作五首

蒹葭楊柳滿灣頭。放纜金波百里流。詩興轉隨江月湧。身世暫與海鷗浮。
汎汎漁船宛似梭。月明相和楫師歌。城中賞月人多少。不識清光向此多。
升沈榮辱本難期。今古茫茫多所思。詎料清涼宮裡月。翻成筑紫海邊詞。
彩雲深處是瀛州。其奈仙踪亘久留。赤壁江山長自好。不妨髯叟月中遊。
荻岸風濤鼓柁過。歸舟乘月興如何。人間萬事渾拋擲。更舉一杯酬素娥。

採豆

荒園採豆夕陽斜。翠莢盈篋向客誇。憶起新涼初動日。粲然紅白滿籬花。

夢後作

誰家琴酒會高樓。且與名人試唱酬。醉筆未揮魂忽覺。夜寒殘月屋梁秋。

聞佐野柏州舉第二孫賦寄。

熊羆吉夢隔年催。想見欣然復把杯。誰道秋蘭苦憔悴。芳根已發二芽來。
嘗聞柏州令孀多病。今有此慶。喜可知也。故及之。

初冬訪保科致堂席上賦示二首

君屢來尋我往稀。今朝偶此叩林扉。從他世態浮雲變。三十餘年交不違。
尙見殘楓紅滿枝。新亭冬暖勸盃時。人情逐歲如水薄。久要如君更有誰。

冬日度琵琶江。

二豐山水夙馳名。亦見琵琶江色清。莫道冬來無好景。寒漪浸得晚霞明。

凝露臺

漁村何處認皇謨。海嶠依然一幅圖。凝露臺空人不見。白雲秋色似蒼梧。

四極山

四極山邊菡海流。昔人曾此賦閑遊。長汀落日秋風道。不見當年縫笠洲。

別府樓上作

晚倚高樓詩思紛。山光海色望氤氳。翻思弱冠探奇日。踏盡綿峯絕頂雲。

一三六

望西崦 西崦帆足先生隱栖處

鹿鳴山色澹斜暉。古樹蒼茫入望微。記我幼從先子去。踏雲尋崦叩幽扉。

龍王古城有感

古城秋色白雲重。幾個遺民說舊封。寂寞溪山風雨夕。百年無處起蛟龍。

仙巖二首

載酒橙黃橘綠時。仙人巖下去探奇。流雲不惜開幽奧。付與遊人寫入詩。
平生見說此巖奇。今日閒遊始得知。尋到溪邊幽絕處。神仙影落碧瑠璃。

月夕同佐野柏州浮錦江。且漁且酌。醉中作五首

暮天新月逐潮流。兩岸青山一葉舟。多少高樓醉歌客。不知乘興試漁遊。
漁郎提網立舟頭。捕獲鮮鱗便作羞。還過柳亭添酒去。更回蘭棹向中流。
屢醉君家風月樓。今宵還好放漁舟。滿江無盡魚蝦味。下得浪華酒幾甌。
清樽綠酒載漁舟。此夕聊同仙客遊。一岸江湖搖柳影。銀刀跳處月如鉤。

汎汎波心與月浮。詩家漁樂也清游。晴宵領得江山趣。不羨當年赤壁舟。

偶成次本田某韻

茗鼎松風聽不譁。只將幽事送生涯。窓前一雨春多少。起檢詩騷經裡花。

患眼屏居用前韻

誰道屏居避世譁。隱憂和雨悄無涯。一春不把杯中物。双眼依稀霧裡花。

罷官後作

妻孥先喜得還鄉。雨雪關山道路長。消盡俸錢無所剩。梅花如玉照歸粧。

玄海舟中

枕頭風雨夜難眠。起坐觀瀾月繞船。針路茫茫無遠近。清秋七十二洋天。

經馬關

穴門潮勢激成渦。赤馬關前轉舳舻。硯海晴開文字浦。此間尤覺獲詩多。

舟中望姬島

孤帆遠自火州還。經過豐洋近故山。玉女双鬟如待我。嬋妍影在彩雲間。

一三七

京都訪村上子於南禪寺不遇

跨鹿今朝何所之。幽人亦有出山時。柴門不閉琴書靜。萬壑松風自在吹。

冬日偶作二首

冰瓶檢得迥寒加。林落蕭條又晚鴉。野老不愁殘臘盡。一年佳興遲梅花。
山茶花盡菊花殘。漸覺霜威透骨寒。欲出衡門試吟眺。雪雲如墨鎖林巒。

讀小說戲題三首

其奈邦家危急何。至親推刃恨難磨。不知引訣全高義。壯士翻慚處女多。

右王冠

倫理頹唐骨肉爭。真王不若假王明。瑠璃國事同兒戲。惱亂薔薇一片情。

右劍俠

忍使名花泣風雨。恨殘衣笠古城春。空言曲說重忠勇。竟是無情無操人。

右衣笠城

小景二首

輕雲帶雨過橋斜。水色山光次第遮。餘得夕陽村一半。酒旗飄處有梅花。
竹影生涼水漲溪。小亭人倚芰荷西。雙雙白鷺臨流立。疊疊青山隔雨低。

閑居雜詠六首

道骨元來與世違。青山好掩白雲扉。幽禽日晚如相狎。故向松窓深處飛。
青山未遠離城市。半帶松風半俗氛。爭利客如鷹逐雀。愛詩人似石生雲。
巾紗不着市門塵。坐臥玄亭獨葆真。野樹風來天籟發。園池月出水仙新。
聖明無意策經綸。且入青山作隱倫。松菊自幽梅竹淨。滿園風月也娛人。
漲空雲意方催雪。隔水梅魂暗返春。白壁黃金歸俗士。青山明月屬閑人。
的的疎梅僅放妍。絲絲弱柳未籠烟。起看簷角生新月。臥聽厨間滴暗泉。

驟雨

飛瀑環簷晝晦冥。電光四裂震雷霆。須臾雨霽天如拭。映帶秧田滿頃青。

山居

只愛飛禽向晚還。玄虛心與白雲閒。老松脩竹圍茅舍。住在山中不見山。

琵琶湖

松岸欹青蘆吐白。烟波渺渺涵空碧。回舟欲問妙音祠。落日琵琶湖上夕。

大津

志賀浦邊歸雁退。長良山下老櫻花。古宮今日誰能識。泣向春風立晚霞。

園城寺

園城寺在松雲裡。老狸晝眠呼不起。日暮山僧搗古鐘。一聲遙度琵琶水。

石山寺

古石無苔狀絕奇。滿山花木又多姿。浮屠不解薰蕕辨。枉為遊人說翠娥。

莫謂佳人命世才。嬌辭草得此山臺。龍王欲洗千年污。風雨時從浦上來。

宇治三首

薰風五月長新芽。萬畝田疇嫩綠多。紅裨白巾人如玉。隔烟相應採茶歌。

共道朱陽興可賒。一鄉農事在新茶。朝朝和露輕輕摘。碧玉盈筐映翠霞。

暮春川上暖烟霞。曳杖行吟日未斜。認識鄉人衣食計。不培桑柘只培茶。

正行寺

寺在伏見東南六地藏村。云是
葬楠正行屍處。未知果然否。

物換星移紺宇斜。尚傳忠骨寄泥沙。停筇欲與山僧話。暮雨蕭條瀉落花。

桃山

併將殘逆事豪奢。百雉金城豈足誇。當日縱無梨面老。江山豈永屬豐家。

遊日枝山遺失眼鏡戲作。

金堂寶殿白雲間。竹杖茅鞋討勝還。莫道書生佛緣薄。長留隻眼在靈山。

小楠公首塚

塚在洛西嵯峨山林中。

忠魂未肯化灰塵。埋沒山中幾百春。不是聖朝恩澤洽。誰能表塚闢荆榛。

建勳祠二首

建勳祠被瑞雲籠。酬得當年撥反功。地下有知應愧死。半生謀國不如躬。

捨罪論功寵命傳。聖朝寬恕德如天。愧君猶襲室町業。不向皇朝歸大權。

豐國祠二首

華表聳空秋影深。新祠起得舊祇林。猶餘石壘終何用。一笑猴郎好大心。

胡枝花上月玲瓏。掩映新祠殿宇雄。豐國建勳同一體。太平天子錄微忠。
在原中將墓墓在大原竹林中

忍使人才不遇悲。當年戚里素皇維。王孫歸臥竹林下。一任都門春草萎。

住吉祠

海神祠廟碧灣頭。鎮衛王畿翼帝猷。滿境蒼松皆老大。不知經歷幾春秋。

堺浦

烟生浦上幾漁家。海樹蒼茫晚照斜。歸艇乘潮來近岸。水禽驚起入蘆花。

湊川祠

湊水悠悠古戰場。新營魏廟映朝陽。七生滅賊終成讖。參翊中興日月光。

須磨浦

浦樹晴開空水連。淡州山景隔寒烟。渚禽鳴度須磨月。驚破閒人幾夜眠。

明石浦

明石浦邊懸晚暉。汀烟島樹望依稀。春帆載得東歸客。渾向攝津洋上飛。

須磨春望

播海汀連攝海灣。須磨寓日夕陽間。飛帆去鳥相追逐。映帶東南多少山。

相生松

翠影纏綿似有情。雌雄兩樹喜相生。天風日夜無間歇。和作洋洋琴瑟聲。

柿本祠

尙想遊魂乘彩雲。山河草木蔚成文。不知藤橘清華輩。誰有一篇能比君。

一谷

忽然兵火犯行宮。賊將奇才孫武風。千載無人明順逆。徒稱鐵拐嶺頭功。

義仲寺

四顧江山一慨然。武門爭奪感當年。揚威如旭人何在。秋冷粟津生暮烟。

長良川觀夜漁

岸暗前山月未生。幾篝漁火照波明。見他操縱多機變。始信用鷁如用兵。

東台山二首

曾悲天地暗難明。亂賊尙存彰義名。日暮看花人已散。香烟墓外落鐘聲。
霸氣消沈暮鳥悲。苔痕暗上石燈基。依依東照祠前月。係在櫻花半落枝。

日光山二首

雲樹參天紫翠深。將家遺廟鏤黃金。奈何塗盡生靈血。孤負前人勤儉心。
老去新詞何處求。名山好作再三遊。霞蒸萬嶽櫻花晚。霜染千峯楓葉秋。

雪夜作

月上寒窓雪未晴。山陰夜色若爲清。病來何得尋安道。臥聽瀟瀟灑竹聲。

和歌浦二首

和歌浦上詠和歌。憑吊秋風晚景多。莫是海雲含濕氣。冥濛成雨奪青螺。
植杖沙灣吊素娥。祠邊風色晚生波。波聲併與松聲湧。尙似歸歎一曲歌。

浦上有衣通媛祠。號玉津島大明神。世傳媛爲允恭帝所寵。以皇后妬。避居茅渟。媛死爲神。咏歸歎歌。降和歌浦。

冬至

昨夜寒空雨雪催。今朝不信有陽回。迎晴欲踏泥濘去。點檢東園一樹梅。

舞子濱

舞子灣頭多古松。松如仙子舞春容。月明奏起霓裳曲。風作淫笙浪作鏞。

楠公墓

莫道砂上血已乾。凜然生氣墓邊寒。苔痕不蝕忠臣字。留與人間刮目看。

赤松圓心墓

墓在京都建仁寺竹叢中。

叢荒墳古草蟲悲。曾爲勤王颺大旗。設使初心終不黑。朝恩會建赤松祠。

別子松

松在櫻井驛路傍。相傳楠公父子訣別其下。老幹輪囷古色蒼然。有碑文。大阪府知事渡邊昇所撰。

記否當年訣別悲。悄然孤影背殘暉。枝間滴下紛紛露。曾和淚痕沾鐵衣。

自笑

酒毒心觴詩毒腦。呻吟無病復何情。生來不作養生計。却爲他人談養生。

傳來訪

天末浮雲結暮陰。望雲懷爾意沈沈。相逢未暇問安否。先說望雲懷爾心。

月夜懷友二首

山鄉不似水鄉秋。望月臨風憶昔遊。對酌江亭風月夜。爭知風月使人愁。良宵無策重尋盟。奈此風清月也清。平昔自誇風月主。却因風月惱離情。

冬至後一夕雨中聞雷

凍雨催寒未就眠。駭人雷電倏轟然。尋思地氣經南至。知有蟄龍飛上天。

叡山懷古

天日西崩國事非。攀轅淚迸袞龍衣。山雲亦似含餘憤。結向寺門低不飛。

四條畷

扶植綱常遺烈存。巍然華表表忠魂。苔邊有石多穿孔。莫是楠家古鏃痕。

聚樂亭

驕奢豈遜僞王風。聚樂亭成壓帝宮。今古俗儒渾不辨。爭將曲筆護奸雄。

盲人愛菊

報道盆中秋菊開。盲人向菊且銜杯。不知盆菊成何狀。只愛香從盆菊來。

濱松古城

氣運盛衰天漠漠。英雄割據事茫茫。城墟不耐臨風吊。滿地荆榛又夕陽。

度天龍川

小舟徐遡急流中。時見青篙撓作弓。漸至河心初放下。倏然如隼度秋空。

濱名湖

東路得詩知幾章。要收風景滿奚囊。名江不似琵琶湖大。但喜舟程較覺長。

北遊雜咏十二首

一行裘馬競春姿。水驛山亭紅滿枝。却笑無人解吟咏。任予專領北州奇。休言道路有光輝。俗吏將迎好趣稀。日晚停車臨澗水。杜鵑花映客中衣。行忽如窮竟不窮。山回谷轉見途通。樹光苔色幾千點。身入米家圖畫中。曾就丹青求勝境。幽奇只在亂峯中。名山此日排雲過。初悟倪黃未盡工。慚將斗米污朝班。簿領栖栖塵土間。莫是烟霞憐我老。鬢絲重入二荒山。百里春杉夾道平。腕車馳入欽宮城。孤忠遺胤今何在。曾閱汗青記驍名。風捲陰雲草木鳴。奈須原上不耐情。妖狐今躍人間世。誰執良弓博勇名。

大道驅車帽影連。古關花木正嬋娟。吏人不學寒僧態。逢着春風出白川。
猪苗湖水淨溶溶。倒寫春天淡復濃。仙客不知山影落。却疑潭底發芙蓉。
險路羊腸岩壑懸。會津城在夕陽烟。重關不守殘兵北。猶有車丁話昔年。
市樓村舍靄炊煙。戰後荒殘復已全。表得民情偏嚮化。吾妻山雪媚春天。
乘舟正與臥家同。放下春江不待風。好使桃花伴閒夢。汎然流入越山中。

岐阜

故國荒涼綠水流。松風若笑又如啾。不知稻葉山邊月。照盡興亡幾度秋。

瑞巖寺

豫營行殿在祇林。憶得英雄智慮深。見說鸞輿巡幸日。春風駐蹕奏松琴。

山茶花二首

曾記海紅籬畔斜。眼昏猶未識繁華。家人忽報秋方盡。細雨今朝半落花。
忽駭松篁鳴北風。葦簾殘日暮烟中。年光不與人相待。零落山茶一朵紅。

瓶插山茶花

三徑秋荒烟露滋。草埋芳菊欲開遲。窓間只有半瓶水。插得海紅花滿枝。

移植水仙及菊。此夜雨

水仙凝綠菊含黃。移植籬邊趣更長。雨意應憐根未固。沈沈一夜灌幽莊。

植菊於山茶花下

隣人贈我正開菊。紅玉參差帶露寒。好向海紅花下植。併將兩種一齊看。

植水仙與米囊花近。戲賦二絕

凌波仙子未成姿。正遇風霜欲晚時。移植米囊花發處。要令貞節免寒飢。
林園日暮歛殘霞。露半為霜冷色加。憐殺水仙清且瘦。蕭然羞竝米囊花。

秋夜啜茗寢而不寐。二首

殘燈無焰寂書房。輾轉幽人撫枕長。但為一杯茶味苦。終宵不入黑甜鄉。
一味龍團想玉川。神澄骨爽不成眠。休言枕上多憂思。又得新詩六七篇。

聞雁

一聲鳴度暮秋天。念爾為生亦耐憐。今日飛丸猛於弋。不知避害向何邊。

折菊

一五〇

見說黃花爛漫開。盲人命杖且徘徊。不須暗暗偷香嗅。只合輕輕折朶來。

插菊及山茶於瓶中。戲賦一絕。

山茶野菊共秋光。插在瓶中絳復黃。應笑人間多媚嫉。向來牛李不同堂。

瓶菊

誰道秋芳不怯寒。從來遇雨易凋殘。殷勤好向瓶中插。綽約艷於籬下看。

茶花開

元愛薰風長綠芽。更憐冷露濕瑤葩。停筇佇立園深處。嗅得幽香和晚霞。

暮秋二首

水光山色想殘秋。又被哀鴻喚起愁。病眼迷濛觴政熄。懶携仙客共憑樓。
玉燭忽忽不暫留。蘭花已盡菊花愁。休言雲是無心物。引雨聲來餞暮秋。

送伯肇赴豐州

男兒報國志雄哉。北馬南船知幾回。此行應助蛟龍力。直向豐山捲雨來。

伯肇還自豐州喜而作。

聞道西溟卒事回。眉間喜色向誰開。挑燈聽話坐深夜。綠蟻連傾三大盃。

伯傳至。

滿園霜露薄寒催。喜汝溫容入戶來。衝口直談天下事。夕陽傾盡幾茶杯。

伯傳再至

戶外如聞郭索音。何圖入夜重來尋。曩然復對青燈笑。寬我秋風白髮心。

送伯傳祇役雲州二首

識爾方剛意氣豪。天涯豈敢說賢勞。單車十月山陰道。不斷霜風襲客袍。
津山北去路應難。況復雲州苦早寒。到日松江秋已過。尙將鱸膾力加餐。

九秋詠

秋之可視者。容也。色也。影也。可聽者。聲也。可嗅者。香。而可觸者。味也。氣也。意可感。魂可想。而得凡九。皆爲詩之材料。而盲史急焉。至如容。色。影。盲史雖目不覩。而心識之。況其他乎。因竝題詠。

以發其義。不知其果能合乎否。

一五二

秋容

望山臨水儘宜描。薄暮清晨賦得饒。荷葉池塘烟澹澹。豆花籬落雨蕭蕭。

秋色

水湜湜邊飛白鳥。山蒼蒼處着丹楓。烟雲點綴殘暉麗。總在倪黃畫幅中。

秋影

日斜松院龍蛇臥。秋霽竹窓鸞鳳依。一碧溪潭清似鏡。仙帆凌駕白雲飛。

秋聲

和雨隨風草木摧。蕭蕭颯颯暗相催。不從歌吹樓前過。却向呻吟牖下來。

秋香

已了靈均餐菊意。還欽茂叔愛蓮詞。天香別在廣寒殿。不是神仙胡得知。

秋味

涼風吹入水雲鄉。蓴美鱸肥稻稻香。不管豪華金谷宴。此間偏付季鷹嘗。

秋氣

乍自梧風柳露傳。徐將肅殺領山川。燈青雨暗空窓裡。冷徹愁腸不得眠。

秋意

螢飛竹寺烟生澗。月落松堂雨洒池。裘馬少年渾不覺。夜來還入老禪詩。

秋魂

御風應與白雲飛。遠涉山河伴落暉。蘭老菊殘哀鴉晚。更將冷雨送君歸。

一五三

附錄 帝道

第一章 總論

帝道。人之大道。而國之所由存也。其爲道也。在自治。在治人。既自治。而又治人。要歸於君民共享福利而已。道之起也。尙矣。皇祖作之。祖宗述之。先賢碩學。修而明之。啓迪我後人。使遵由弘宣。以維持國運於千萬世。稱曰帝道者。以其出於古神聖也。恭稽皇典。天祖有光明之德。御高天原。悲下土之亂。令武神討平之。勅皇孫曰。豐葦原瑞穗國。吾子孫可王之地也。汝往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乃授神器。曰鏡。曰玉。曰劍。鏡以象明。玉以體仁。劍以表武。臨之以明。綏之以仁。威之以武。至哉洪謨。炳若覩日。皇孫奉以降於日向。至神武天皇。遷都大和。而擴張焉。列聖緝熙。愈隆愈

昌。是以邇者悅。遠者來。上下一心。金甌無缺。自非道之大德之厚。其孰能與於此。蓋帝道不獨至尊所籍以保鴻業也。雖匹夫匹婦亦無不遵由。以全其職責。安其身家。風俗之美。福利之周。視諸海外諸邦。禍亂相繼。興亡無常者。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嗚呼。豈不盛乎哉。

第二章 自治

第一節 自治之綱要

何謂自治。正已而無待於人也。其目三焉。一衛生。二修德。三服勤。衛生所以自養也。修德所以立身也。服勤所以廣業也。三者備矣。而後人之所誇稱。為万物之靈者。可得而言也。夫不自養則死。身不立則非人。業不廣則饑寒至。故自養以保健康。立身以固天祿。廣業以致富裕。人道之所由興也。此謂自治。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自保而後可以保民。躬瀕死亡。而能濟衆者。我未之聞也。在昔日神之生也。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伊祖與伊后。喜

曰。吾息雖多。未有若兒。宜授以天上之政。命天柱。送諸天。及生月神。光彩亞日。曰。可以配日而治。亦送諸天。素尊生而暴戾。常以哭泣為事。則怒曰。汝無道。不可以君臨天下。乃逐之。然則神聖之政。固自自治始。故曰自治。天下國家之本也。

第二節 衛生

所謂衛生者。無自戕也。不違天。不戾地。不與人鬪。不與物爭。時起居。節飲食。運動以活其體。快適以樂其神。潔清以遠其毒。素尊曰。吾心清清焉。此謂衛生。天地活物也。日月運而不已。風不動則窒。水不流則腐。兵不用則鏽。人之不勞力也。必致疾。勞而過度。亦非健全之術。靈元天皇。勅問養生於江村專齋。專齋對曰。臣常持些。飲些。食些。養生亦些。此謂保健康在衛生。

第三節 修德

所謂修德者。行善也。善以愛為本。而愛自自愛起。推自愛之心。以施諸人。

無所往而不愛。善之方也。蓋慾莫切於我。情莫敦於骨肉。天之理也。人之性也。故愛之發於中也。油然若雲。霽乎若春。以持已則正。以接人則親。以承父母為孝。以育子女為慈。以處夫婦為睦。以交兄弟親戚朋友為敦厚。奉上而忠。臨下而惠。執事而敬。與人約而信。凡此諸德。莫一不原於愛也。一愛立而百行舉。可以經世濟民。況家政乎。昔者天祖鍾愛皇孫。而傳國焉。神武天皇。郊祀皇祖天神。以申大孝。夫神聖之盛德大業。亦唯愛而已。此謂修德本慈愛。

第四節 服勤

所謂服勤者。人各事其事也。人不可以無事。無事則不獲食。事主勉而功責於專。事不勉則無成功。功不專則不精。事敗功廢。饑寒且不能免。何暇論權理行德義哉。權理不論。德義不行。則蠻貊而已。馬牛而已。吾人之所以異於蠻貊馬牛者。在靈智。而不在膂力。靈智之發。為道為藝。道者權理德義也。藝者學問技術也。二者相資以厚生。人道然也。文武書算。莫非學問。

商工農漁。莫非技術。或勞心於學問。或勞力於技術。而事功自是興矣。事功興則國富兵強。事功廢則危亡隨之。事功之不可以不勉也明矣。雖匹夫猶有所勉。況於帝王貴人乎。昔者伊祖秉瓊矛。經營下土。天祖躬織祭服。教衣食於民。神武天皇。櫛風沐雨。以定中原。營都邑。建制度。崇神垂仁。景行成務諸天皇。咸勉勵於政治。神功皇后。男裝以督六師。征服三韓。而輔臣則有若武雷。天兒屋根。道臣。可美真手。丹波道主。鬱色男。小碓命。竹內宿禰之徒。亦能蹇蹇匪躬。翼成皇猷。君臣一德。垂功烈於竹帛。要不過各事其事而已。至於中古。在上君子。間或燕安怠於政。甚則相率棄位歸佛。背祖訓而不自悟。以致綱紀廢弛。禍難荐作。而大權終為武臣所奪者。七百有餘年。名分紊亂。而人惑於是非。弱肉強食。莫之能禁。史乘所錄。不可掩也。自非天降真人。及二三輔弼。勵精圖治。以大建維新之業。則何能覩國運之隆。若今日乎。方今明良相遇。億兆承化。百事俱舉。庶績皆廣。吾人豈可不服其勤。以竭其職哉。

第三章 治人

第一節 治人之綱要

何謂治人。正秩序。防爭亂。使各獲其所也。其目三焉。一正家。二督部。三保四海。四寧萬邦。夫位有尊卑。權有大小。不可得而踰越。保四海。寧萬邦。皇上之事也。督部。官司之任也。正家。自皇上達於平民。明人倫。嚴家法。所以正家也。布法令。行職權。所以督部也。以公明之心。施仁義之政。所以保四海也。撫之以恩信。威之以武毅。所以寧萬邦也。治人之道。自近以及遠。未見不能正家。而能保四海者也。治人之道。先教化而後制裁。非教化無以服人心。非制裁無以懲姦宄。服人心。懲姦宄。神聖之所以經綸天業。耀威德於內外也。在昔伊祖。降於淡路。先造八尋殿。與伊后居焉。而後經略大八洲。天祖立皇孫。爲中國主。勅奉神器於殿內。以布祭政維一之化。神武天皇。卽位於橿原宮。祀天神以申大孝。立皇后以正母儀。又築八神殿。以

發揚神德於天下。列聖相承。世守皇謨。四海萬民。無不敦化。豈非自近以及遠者哉。豈非從事於教化者哉。神武天皇。東征六年。誅鋤凶逆。崇神天皇。置四道將軍。以征不廷。景行天皇。使日本武尊誅熊襲。伐蝦夷。仲哀天皇。有筑紫之行。神功皇后。有三韓之役。豈非加制裁於姦宄者哉。豈非耀威德於內外者哉。當時帝王。率如此。而群臣百司。莫不各率其部。以竭職任。耀皇猷。帝道之行於上下。不亦隆乎。及其久而漸衰替也。上下偷安。不能振政綱。揚威武。朝廷之事。非除目則佛事而已。崇三寶而神德晦。重女寵而淫風行。貴門閥而人才退。耽歌詩而實學廢。好奢侈而財力屈。骨肉猜忌。而人倫敗。權奸營私。而廉耻熄。嗚呼。教化之不明。政紀之不肅。安望制裁獲其當哉。於是乎。外戚跋扈。而莫之能抑。僧侶弄兵。而莫之能禁。人恣私鬪。而莫能正其罪。終之。亂賊奪天下。而朝廷反寵以高官大位。名分紛亂。順逆不分。至有天皇謀反之言。而極矣。論者謂清盛。雖橫暴。非叛臣。賴朝則叛也。夫賴朝之罪。浮於清盛。而義時高氏之罪。又浮於賴朝。是輩

凶逆無道。固不待辨而明。豐臣氏。蕩平群賊。統一四海。至德川氏。號稱太平。然察二氏所為。唯詐力是務。不復顧禮義。酖毒行焉。濫刑施焉。苛政布焉。名雖尊戴天子。而實脅制以逞私慾。與賴朝之徒。無以異矣。凶德所被。民亦習惡。強凌弱。智欺愚。邪說亂德。姦宄犯法。任俠為義。私黨為忠。暴惡為賢。而不耻於獸行者。固亡怪已。蓋自保元至慶應。帝國變為暗黑世界。不遇明治之盛運。則何能觀青天白日哉。由是言之。帝道之隆替。關於治亂者甚大。在上君子。不可不深鑑而大戒也。

第二節 正家

所謂正家者。叙家族而保之也。家者身之所庇。而族類萃焉。兒孫育焉。可不叙而保哉。父子親。夫婦睦。兄弟友。親戚和。臣僕順。所以叙之也。養生救患。送死追遠。厚其賢。而教其不能。所以保之也。父子夫婦。為人之大倫。故帝道最重焉。父慈而訓。子孝而敬。謂之親。父而不訓。則其為慈也淺。子而不敬。則其為孝也缺。若夫父之保子孫。如天祖之於忍尊瓊尊。則慈之至

也。子孫之纂弘先業。如神武天皇之於皇祖天神。則孝之至也。夫義而唱。婦貞而和。相助以維持家道。謂之睦。其能協同而圖事功。如伊祖伊后。則睦亦大矣。兄弟相愛。互為羽翼。若朋友然。謂之友。其友誼之厚。如仁賢天皇與顯宗天皇。則可謂美矣。夫骨肉夫婦。皆盡其道。臣僕恭順。加以供給之優。保護之周。教督之嚴。欲家之不正可得乎。

第三節 督部

所謂督部者。官司竭其任也。夫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事務多端。宜分部以治之。部有四類。曰議會。曰官衙。曰學校。曰兵營。議會所以議法。官衙所以施政。學校所以布教。兵營所以備亂。議會有國會。府會。縣會。郡會。市會。町會。村會等。各自立而不相統屬。官衙有閣省院廳局所署等。相統屬而執事務。學校有大學中學小學及農工商之學。兵營有軍團師團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分隊等。此皆國之一部。而督之者官司也。國猶人身乎。君主為頭腦。官司為機關。人民為皮肉血液筋骨毛爪。頭腦固主宰一身。然

不由機關之力。則無以運其權能。機關精良。則身亦健康。官司忠能。則海內又安。是官司之所以不可輕也。官司之長。爲輔弼大臣。其任最大矣。唯君擇而任焉。唯民自修。而待君擇焉。在昔伊祖。經理下土。洲壤山海。水火草木。咸有其官。以掌之。天祖御高天原。月讀命輔大政。八百萬神。各供其職。瓊尊降於高千穗。五部之臣。率其屬以從。神武天皇。平定中原。可美真手命爲申食國政大夫。道臣命守衛宮門。國造縣主。掌地方之政。當時史乘不傳。其詳無所考。至難波之朝。更定官制。而後大臣以下。任免頗有可觀。要之。一人不獨治天下。百官分職。各督其部。以弼成大政。則古今一也。官司之所以爲道者。何如。曰。清明正直。忠誠無貳。由仁履義。承上旨。達下情。慎行其權域。而勿怠。有美則歸諸上。有過則引咎而退。蓋小吏下僚。亦有引退之義。況於輔弼之臣乎。吾聞近古人文之未闢也。有天災地異。則關白上表辭職。夫以災異爲失政所致。雖未免於陋。然其志則可嘉。豈亦上代之遺風乎。假使今之大臣。或因失措。爲公議所咎。輒傲然曰。余受皇

上之寵任。固不負責於人民。公議其奈我何。則是不臣不忠。爲帝道之罪人也明矣。

第四節 保四海

所謂保四海者。又安國民。猶家長之於族人也。其道有二端。曰文以制治。曰武以遏亂。夫文武猶車之有兩輪。鳥之有雙翼。相須而行。不可偏廢也。觀神聖之所以經營天下。綏撫億兆者。文武并用。智勇兼施。神器之爲傳國大寶。實爲是也。文柔道也。屬於仁。武剛德也。屬於義。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君上豈有意於其間哉。是以公明正大。無偏無頗。以行仁義之政。使四海之民。嚮風樂業。各獲其所。譬之春雨之降膏澤。千草萬木。無不發萌芽。其或犯法觸刑。有危亡短折之災者。皆自取耳。我何與焉。此謂神聖之治在文武并用。

第五節 文以制治

所謂文以制治者。教而治之也。分爲五類。曰教育。曰警察。曰立法。曰行政。

曰理財。教育授民道藝也。警察防非保安也。立法議定權義也。行政布法令也。理財廣業裕民也。民不教則無知頑鈍蒙昧。無以異牛馬。故設教育之制。導之以道。使開智而進德。授之以藝。使達材而供用。於是乎民可得治。而國以立矣。然尙恐教化之未洽。而民有非行也。故設警察之制。視察其非而防之。以保民安於未亂也。及人智之漸開。而世運之益進。則公私錯雜。事緒多端。人不能不惑。取捨故設立立法及行政之制。盡討議作法律。確定官民之權利與義務。使各有所據以取捨。於是乎官奉法布令。無敢壓抑。民亦從上所令。無或敢干犯也。法令既明。上下又安。不失爲善國。然使民力窮。而財用乏。則內有凶荒之憂。外有敵國覬覦之虞。故又設理財之制。勸課民業。興物產。盛貿易。流通貨幣。製造船舶器械。既有以裕民。又有以足兵食。堅守邊圉。而宣威乎海外。使四方慕其德。畏其強。蓋亦皇祖之遺志歟。夫文治之制。創於神武。古者簡樸。後世漸繁。天孫之宅。高千穗也。神人同宮。以祭爲政。至橿原之朝。更定地方制度。瑞籬之朝。始有貢

稅。聖德太子作憲法十七條。大化中興。依倣唐制。而文物燦然。明治維新。參酌歐風。而代議政體立矣。此皆隨時以遷者也。蓋政猶衣。衣取稱身。政在適民。身小則衣亦小。身大則衣亦大。故赤子之衣。異於童年之衣。童年之衣。異於大人之衣。政亦然。察民俗之開否。而制其宜而已。故未開之政。不可施諸半開之世。半開之政。不可用諸開化之時。神武天皇曰。大人立制。義各隨時。苟有利民。何妨勑造。至哉皇謨。明著千古。帝道之所以大也。故泥古而議今。不知道者也。溺今而誹古。亦不知道者也。以今之政治。爲萬世不易。亦不知道者也。若夫瞻國情。不通今古。而徒慕海外之風者。豈足與議政哉。

第六節 武以遏亂

所謂武以遏亂者。懲惡使遷於善也。分爲二類。曰刑。曰兵。惡之小者。懲之以刑。其大者以兵。故主威而不主殺。悛改者許出獄。降者不誅。要在服之而已。其意雖一。而方法不同。請試說其概。刑有三等。與罪相當。曰重罪之

刑。曰輕罪之刑。曰違警罪之刑。又設罰則。以金贖罪者也。豫布法典。明示於民。擇有司以任之。其衙曰院。曰所。其官曰判事。曰檢事。曰書記。皆獨立而異職權。有犯人。則公開法廷。而審理焉。有論告。有辨疏。審其情狀而斷之。絞徒流獄。錮拘罰科。一據成典。不得以意輕重。不服則有控訴上告之法。雖君主大臣。無敢干涉其事。但至於大辟。則具狀奏請。君主有減而無加。所以重民命也。夫刑者。自神代有之。素尊之。獲罪於天祖也。羣神議處贖刑。祓除而逐之。古者用刑甚寬。往往祓除使自新。觀於祝詞。可知也。然至元凶大惡。勢不可不行嚴刑。古史失傳。其詳無所考耳。大化以後。定律置法官。始有斬絞笞杖之刑。至大寶而其刑備。但寬於用法。猶有上代之遺風。帝室衰。武臣擅大權。而法漸嚴。至豐臣氏。殘酷極矣。明治維新。盡除苛法。折衷歐制而行之。刑罰頗寬。而犯者滋衆。豈由民俗澆薄。而教化未洽歟。

兵之爲制。異於刑。規模極大。蓋不止鎮內。又當以禦外侮也。兵分陸軍海

軍。舉國男丁。皆有兵役之責。采其尤以充焉。屯之以營堡。載之以艦船。率之以將校。御之以節度。練習有場。給養有方。救患有醫藥。治罪有會議。海陸並設省。以管其務。皇上自爲元帥。指定方畧。而參謀部與陸相海相。輔佐之。所以統一兵權也。夫神聖以武建國。草昧之世。既用矛劍。神武天皇東征至吉備。造舟楫。貯兵食。其伐長髓彥。有男軍女軍。其御橿原宮。有內征外衛。崇神天皇。置四道將軍。征近畿及東北之亂賊。神功皇后。討熊襲。征三韓。臨軍而誓。將士感奮。古之帝王。親操兵權。而不委之臣下。至其將校部曲之制。不可得而詳也。孝德天皇。倣唐制。革百度。設置衛府。兵政有修。天智天皇。欲親征新羅。以援百濟。會前軍敗而止。奈良朝以降。率用寵臣充將帥。帝王無復親征之事。及外戚擅權。閭職終歸於執袴之手。有寇賊。則令源平二氏討之。於是乎。徵兵廢。而募兵興。馴致兵權屬二氏。而天下爲其所奪。悲夫。明治維新。考古今之宜。參諸歐制。以立軍政。解武士之職。布徵兵令於海內。兵權在上。皇族皆習於兵。特設學校。養俊秀以任將

校。自是將勇兵精。國勢日張。征清之役。皇上幸安藝。親爲節度。將士莫不用命。海陸並進。連戰連勝。使清人割地納償。以成和約。歐米列國。始識我強。重我倍昔日。嗚呼。將來之所以大伸國權於海外者。其唯在於兵乎。

第七節 寧萬邦

所謂寧萬邦者。行號令於寰宇。使列邦無敢相犯也。方今寰宇猶未平。豕蛇荐食。慘莫大焉。苟不連合萬邦。弘布恩威。有以號令之。則何以防戰爭於未發。救生靈於塗炭哉。夫行號令於寰宇者。先自服隣邦始。神聖蓋有其志。而未能也。神功皇后。嘗一征服三韓。而至大津朝失之。以不能與唐氏競也。今也國運隆昌。征清有功。而朝鮮猶未服。況於遠西之地乎。唯望君民一心。夙夜勉勵。以纂成神聖之遺志於他日而已矣。

明治二十九年十月

南豐文集跋

家君平生所作詩文。蓋不下數百千篇。而散逸居多。嘗控其友有馬龍齋。鈔詩一卷。印刷行世。然未及於文也。客歲門人村里貞範。請就舊稿拔萃。得詩文各若干篇。與原口龍水謀。將刊行。而有故不果。遂介龍水致之於予。予一讀覺其未免有誤文。乃與門生校正。有疑則質家君。又取家君舊著帝道一篇。附其後。並施句點。使初學易誦習。刊行以頌同好云爾。

大正元年十月一日

國東 元田 肇撰

大正二年八月廿八日印刷
大正二年八月卅一日發行

複製不許

—南豐文集與付—

著作者

元田直

東京市麴町區紀尾井町八番地

發行者

辻本卯藏

東京市神田區北神保町十一番地

弘道館

印刷者

渡邊八太郎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印刷所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

東京市牛込區榎町七番地

349
143

終

